

中學適用

國文戰時補充教材

下冊

王賓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 學 適 用

國 文 科 戰 時 補 充 教 材

下 冊

王 賓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國二十八年五月三版

(460281B)

中學適用

國文科戰時補充教材二冊

下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王 賓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本書校對者李家超)

翻印必究

編輯大意

一、本書之編輯，爲供抗戰時期中學教學之用。師範及職業學校採爲教科或參考，亦極適宜。

一、本書分上下兩冊，所選各篇以能振作尙武精神，激發抗戰情緒，增強民族意識爲目的。

一、本書材料包括抗戰起因及經過，抗戰建國意見，國際輿論，世界大勢，外交關係，民衆精神訓練，戰況紀述，死難烈士事蹟，抗戰詩歌、小說、戲劇等。

一、本書教材排列之程序，上册偏重說明文及議論文，下册偏重記敘文及抒情文。

一、本書於各篇後附列二項：（一）作者——敘述作者略歷；（二）註解——註明各篇出處，解釋學生不易自行查檢之艱深詞語及史實。

一、本書各篇，雖具獨立性質，但彼此之間，亦多有連鎖關係。各學校或特設戰時國文科目，專人教授，或就原有科目，補充講授，均無不可。全書可於一學期或一學年內授畢，視情形而定。

一、本書編輯時，並無部定標準以爲依據，全憑編者自定計劃編成，如有不周不妥之處，尚祈採用者隨時指教，以便修正。

國文科戰時補充教材

下冊目錄

- 一 告世界青年大會……………一
- 二 學生界的責任……………一五
- 三 抗戰建國與科學化運動……………二〇
- 四 斬釘截鐵的愛國心……………二八
- 五 我怎樣炸出雲艦……………三五
- 六 血戰居庸關……………五三
- 七 闖北孤軍……………六五
- 八 光輝世界的我們在魯南的戰績……………七五
- 九 不做俘虜的戰士……………九〇

一〇	第三期抗戰與華北	九五
一一	悼郝錫九兄	一一三
一二	念粹剛	一一七
一三	中航機桂林號遇險身歷始末記	一二三
一四	寄前線戰士	一三一
一五	擴大徵募寒衣運動	一三七
一六	爲祖國而歌	一四五
一七	血雨	一五一
一八	最後的懺悔	一五三
一九	襲擊	一七五
二〇	教訓	一九九

國文科戰時補充教材

下冊

一 告世界青年大會 ①

宋慶齡

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的青年友人：

我用了中國全部青年的名義，熱烈地慶祝你們，我們願意向這個聚集五十二個國家青年代表的應時而重要的大會，表示我們最深切的關心與期望。我說應時而重要，因為這是在歷史上的第一次，差不多包括全部文明世界的青年代表，把他們自己與全人類的廣大民衆聯合起來，反對戰爭與法西斯——反對那企圖毀滅我們二千年來文明果實的侵略武器與侵略的行動。

當你們在紐約的波基潑塞的和平地方開着會議時，一個在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對於中國青年的殘暴屠殺與恐怖威脅，正在進行着。我們的土地，正受到敵人飛機與礮彈的毀壞；我們無辜的非武裝的婦女兒童，在遠離實際戰線的后方，正受着慘無人性的屠殺。但是我確信，你們已經從你們本國報紙的許多報告中，知道日本軍閥在全面侵略中國之下對於我們人民每天所幹下的野蠻行爲了！

在這樣殘暴野蠻的敵人之前，中國只有一條路可走：不退讓一步，拚死的鬪爭，堅持抗戰，直到最後的勝利。不管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怎樣想，怎樣說，這已經確定是我國青年對於戰爭與法西斯威脅的一致答覆。在這答覆後面，有着一種永遠不能征服的精神。

世界的青年！你們所必須生活的將來，是要在今日建立的。你們必須鬪爭，並且聯合其他各處的爲自由的鬪爭，來保證你們自己的自由。日本帝國主義

正是目前最兇的一種傳染病。它不會單在中國蔓延而不傳染到其他自由的國土，它特別是對於青年的將來，關起了自由之門。所以我們中國青年的鬪爭，也就是世界各地青年兄弟的鬪爭。

你們的熱情，你們的誠摯，你們對於你們自己國家進步的密切關心，以至你們對於你們自己及其他國土上一切事情與問題的清楚了解，使我們非常感動。在中國和其他一切國家，青年的增強統一與覺醒，證明你們有無限的力量，可以達到你們所想要的任何目的。在你們的掌握中，在你們現在的時代，你們比之過去一切時代，是有着更大的機會從國際合作中表現你們的力量。我知道青年是能夠而且願意勇敢地聰明地負起這些新的責任來的；青年是能夠而且願意建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這是我們的信念，而在中國，我很高興已經一再見到它證明是對的。老的人逝世了，或者對於過去的生活感到厭倦而躊躇了。但是在中國的老大軀體中，流着永遠會更生的青年的血，不斷復活了。

她的精力，她的勇氣與她的希望。那是由於我們今日一代的青年，產生了現在我們抗戰的力量，使我們不顧一切艱險，向着勝利的目標邁進！

但是，美國的青年朋友！我必須特別提醒你們，關於你們對於爲着中國的生存而鬪爭的你們兄弟姊妹的責任。你們可知道，在你們的手上染着成千成萬被屠殺的和平民衆的血跡？你們可曾明白，是你們自己國家把造成死亡與毀滅的軍火材料供給了日本的瘋狂軍閥，使我們的軀體被炸毀被燒焦，被加以可怖的摧殘？

美國與英國的輸出業者，把軍火供給與日本，沒有了這些，日本就不能在中國進行她的屠殺。日本軍閥，是坐在美國製造的軍用卡車與鐵甲車上衝入我國的，他們是駕駛了裝着美國引擎的坦克車衝入我國的。他們靠了煤油的力量，運兵到我國，——即是美國的煤油，因爲你們國家供給日本以全部煤油輸入中的百分之六十四。日本在中國投下的炸彈，是用着美國的屑鐵與鋼做

的，因為你們國家供給日本以鐵的輸入中的百分之三十三。日本飛機把死亡帶給我們的城市，這些飛機是用着美國製造的零件，或者是在美國製造業者所賣給日本的廠中所造成的。我們有許多萬勞動民衆，已經被日本投擲的重爆炸物所殺死了！然而這些使你們震恐的空襲飛機，是用了美國勞工所造成的東西而加以武裝的，用了美國的資本來維持的，由美國的海港工人搬上船的，而且常是由美國海員駕駛着美國的航輪運送去的。

這一切事實，不能瞞過我國人民。那麼你們還會奇怪嗎？有些中國人認為你們政府抗議日本轟炸我們不設防城市，是一種偽善。你們還會奇怪嗎？有些中國人認為美國所表示的中立，只是一種招牌，來把這些事實從國民的良心上掩蔽起來的。

美國的道德上的責任是極重大而無法逃避的。在我們倒下來了的死屍身上，嵌着由美國的火藥棉或美國化學品的幫助而發射的鐵片。在我們被毀壞

的城市的廢墟上，日軍在耀武揚威所表示出的軍力，是靠了出賣他們的絲產品來造成的，——但是在日本的全部絲產品中，美國人民消耗的卻佔百分之八十五。日本戰時的工業機構，是用了美國的機件來工作，準備着更多的死亡帶給我們的青年。就在目前根據真實的報告，美國所供給與日本的軍火基本原料，還是佔了百分之五十四·四。你們的父老，在幹着這種對於中國的血的買賣中，可是真正相信所謂孤立主義與中立政策嗎？

還有英國的青年們！你們國家的罪責是同樣嚴重的。英國屬地賣給日本以她百分之三十四的樹膠，與百分之四十一的棉花。對於日本侵略所必不可少的全部原料，英國控制了百分之三十，美國控制了百分之三十二。英美每一個吸收了日本全部輸出的四分之一。英美屬地合併起來，供給日本以全部國外市場的百分之五十一，沒有了這市場，日本的經濟將有立即崩潰的危機。

沒有了英美的貿易，沒有了你們的原料品，沒有了你們的技術對日本工

業的維持，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決不能維持過幾個月。沒有了這種國外的助力，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罪惡的機構，都將從他的內部崩潰，而一個新的光明的民主制度，將會出現於日本的可愛的羣島上。

請記着，你們父老與日本的死亡販子所進行的貿易，不但幫助了日本殺害我國的青年，而且也幫助着殺害了日本最優秀的一部份青年。請記着，對於日本，這戰爭是一個老年人的戰爭——一個罪惡深重的老年人，瘋狂地企圖在他們貪慾的祭壇上犧牲他們自己國內的青年，消耗一切足以造成進步的力量，以維持他們權力的一個戰爭。這是一個封建性的中世紀戰爭——就是企圖把在日本與朝鮮許多爲了自由解放而向他們自己的日本壓迫者進行鬪爭的勇敢青年男女繼續放在束縛中的戰爭。

現在使日本人民一切崇高優點陷入極端墮落之境的日本軍閥，最怕有一天英美人民會覺悟到他們立於文明世界領袖民族地位的共同職責。日本

法西斯黨徒們長處在一種莫大的恐懼中，恐懼大家瞭解日本對於英美貿易、金融、長期信用借款的全然依賴性所能引起的後果。美國的青年們、英國的青年們，促進這種日子實現，是你們的義務。英美聯合對日本封鎖的執行，如果遲延一小時，就要多有幾千的死亡，因為即在這些不利的條件之前，我們的革命青年，也決不會屈服甘受奴役的。

我們目覩戰爭慘禍的人，並不希望別的國家也捲入漩渦。我們不請求別國幫助我們打。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請求曾自稱為基督教國家的那些民族，給我們一些同情和物質的援助。再少點說，我們祇要求你們美國的所謂「公平辦法」(A fair deal)這一點。我們是能夠打敗日本的，即令它在物質上得着它法西斯同盟者德意的幫助。但是記住，在我們這邊只有人和地方，同時在每種技術方面，日本是比我們優越。設或你們繼續將歐美廣大人口地方所能生產的資源，無限制的讓日本取得，因而使我們僅有的這些因素完全喪失，這不

是一種公平的辦法。

但是曾經久住在美國的我，習於愛慕美國人民的慷慨與公平競賽的心地的我，知道所謂「美國人只爲金錢而生活」的這種說法，是不真確的。我知道偉大而有權威的美國，一朝挺身而起，執行它的職責，決不會因着懦弱恐懼，或貪利而猶豫不決，不去向國際匪盜罪犯大膽加以斥責的，它必會站在人類正義的這邊行動的。因此我相信，你們對中國的同情，不僅會單以公平辦法的方式出現，而且也會以一種新的辦法——一種新的外交辦法的方式出現，尤其當你們在遠東方面，透過美國對華政策，推進美國今日國內「新政」(New Deal) 所象徵之進步的美國民主原則的時候。

因此，我坦率的向你們說：因爲在這個戰爭中要保持真正的中立，實際上不可能，所以你們應當與其他的英、法、蘇等和平國家取聯合行動，幫助我們在東方擁護地球上最老的民主國家，你們所曾爲之奮鬥犧牲過的那些原則。我

請求你們幫助我們爭取解放、自由、平等，以及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具體化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我請求你們記着，正是爲着這些神聖的人權，我們的青年今日在灑着熱血，以保衛中國的疆土。

日本希望征服中國，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國家，隨後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據地。今日你們幫助我們向這種威脅作戰，也就是幫助你們自己，免得你們自己的青年，以後在別的戰場上犧牲。以幫助中國來幫助一切自由民族的利益吧！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必須武裝起來！幫助中國獲得其自衛的武裝吧！民主戰士的創傷，應當給他們裹治醫好，供給我們醫藥品吧！我們成千成萬的人民，已經被驅逐出他們的家園，大批地向內地流亡，不願對日本投降。幫助我們拯救這些生命吧！給我們錢做救濟工作，給我們錢使飢寒的災民能重受雇用參加生產，給我們機器的信用借款，使我們來重建被美國屑鐵製成的炸彈所毀滅的工業吧！

爲甚麼我這樣坦率的請求你們給予幫助呢？因爲人們祇有對於青年才能坦率，並且也因爲我們實在是極端的困難之中。同時，也因爲今日的青年是現實主義的，講求實際的，所以趁我還有時間，我要告訴你們一個一定對你們有興趣並且需要你們的幫助和意見的計劃。我所指的，就是最近中國在內地鄉村市鎮間以工業合作社方式所推行的重建我們的輕工業的運動。

日本不僅毀滅我們的家和居屋，尤其在企圖毀滅我們的新式工業，希望將我們的人民變成它的農奴。在礮火刀尖之下，它已經毀滅和攫取了我們百分之七十五的機器工業，使我們百多萬的產業工人失了業。對於日本的這種毀滅，我們的反應並非失望，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政府，都已決心即在戰爭中，也要將日本所毀滅的生產力重建起來。我們打算在所有的內地，甚至在日本所佔據的鐵道兩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廠。爲要推動我們的人民廣大參加這個共同鬪爭，爲要使他們的犧牲有意義，並且使這個運動有充分的民主性質，

它是以合作社的方式開展着的——是政府與消費者共同經營的。

我們希望以工業合作社來吸收大批的難民，並且將日本佔領區內不事生產的難民救濟所的幾百萬經費移轉過來，因為在那些區域以內，難民只是苟延殘喘的活了下來，直到日本想剝削他們的時候去剝削他們。工業合作社能夠維持經濟協定，能夠維持內地市場，避免鄉村的紊亂與匪患，即令日本完全佔領了我們一切的大都市。工業合作社能夠利用一切的失業工人，使我們的士兵獲得衣食，並且免除饑荒，以及別種的經濟不穩定。工業合作社能夠支持長期抗戰，使日本對於佔得城市絲毫無利可圖。

對於這個運動，我們需要各地進步青年的幫助。我們要求你們向美國的救濟機關呼籲，不要再將款項送給日本所佔領的中國區域。我們請求將這些錢送給工業合作社，使工人們拿了這筆錢可以購買合作社工廠的股份。我們請求你們向你們的政府陳請，將機器與原料賒賣給我們的工業合作社，使我

們能夠幫助我們的人民實行經常生產救濟的各種辦法。我們請求你們銀行家貸款給這些工業合作社，請求你們的青年志願人士遣派技術人員到中國來。我們的政府將歡迎這一切你們所能給予這個進步運動的支持。

所有這一切的要求，是不是對於你們太多了些呢？我不是這樣想的。對於像你們這樣有意識的見義勇爲的青年，不致於有甚麼要求會是過多的——也沒有一件事會太難使你們成就的，祇要你們在共同目標之下，都聯合起來。你們的幫助將獲到青年人們永久的感激。你們的報酬將是不久之後，我們能以自由民主的中國，向你們致敬，並與你們在全世界的解放鬪爭中攜起手來。設或在戰場中我們戰死的青年能夠說話，這個時候他們必定也與我在一起以青年之精神——這就是他們寧願失掉生命而要爭取的人類自由——的名義向你們致敬。

【作者】宋慶齡，孫總理夫人，江蘇上海人，生於一八九〇年，美國韋斯來女子大學文學士。

曾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執行委員。

【註解】 ①第二次世界青年大會於本年八月間在美國開會，中英美法蘇等五十餘國都派有代表參加，此爲宋慶齡女士向該會播音演講詞。

一一 學生界的責任 ①

王芸生

中日關係演化到現在的局面，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今後的推演，尤其關係我們民族國家千百年的榮辱。我們把歷史回看一下，覺得學生界未曾盡了責任；再把局面遠看一些，更覺得學生界負有絕大的責任。

國家的強弱，不僅繫於兵精械利，國家力量的大小，乃在文化的總和。中國與日本，在近百年史中，最初的遭際完全相同。同是以較老的東方文化，與較新的西洋文化相遇而失敗的。同是感覺東方文化的不足，而想吸收西洋文化，以圖富國強兵的。結果是一個相當成功一個卻失敗了。這可說是兩個國家的現代化賽跑，日本跑到前面，而中國落伍了。這是近百年來中日消長的真因，也是中國受日本欺凌的病源。

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西洋文化正式相見，打破傳統的鎖國主義，開始講洋

務，派留學生。事隔十餘年，日本也被美國礮船打開門戶，訂立神奈川條約，開國通商，也開始講洋務，派留學生。這兩件事的意義完全一樣，同是在外患壓迫之下，去走現代化的路。在時間上，中國還早了十幾年。結果日本留學生學得西方文化的本領，結成明治維新的花蕾；中國講洋務的成績，甲午一戰就洩了底。此後中日兩國還在繼續接受西方文化，中國留學生的數量尤較日本爲多。尤其近年以美國退還庚款的關係，每年有大批博士碩士回國。這些渡萬里重洋，花民族血債的留學生，其中自然不少賢者，但也有許多是鍍鍍金，捐資格，用麵包西裝「虎」人的。留學生回國來大半爲人師表，他們的空虛自然便風靡了全國教育界。我們要承認國力是文化的總和，日本近六七十年來的富強是以接受西洋文化爲其動力。這種以文化增進國力的工作，其推動關鍵完全握在智識界手中。我們不用逐個檢討中日兩國智識界的人物，只看兩國的力量，一個消耗，一個累積，便可知中國學生是學會了西洋的享用，日本學生則學到了

西洋的致用。蹲抽水馬桶，晒西蒙士床，與開工廠，造大礮，雖同是西洋文明，你若只知享受舒適的，不知創造艱難的，那結果自然是罪該萬死！真真不幸，中日兩國近百年來的現代化，就是這樣一個對照！

近數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日本的鐵腕下討生活，到現在更須同她的飛機大礮拚命。我們把問題看得根本些，不能不說是前兩代學生界未曾好好盡了他們的責任，給國家造了大孽。現在我們便是用肉來填這個漏洞，用血來洗這筆罪孽！

現在我們是用血肉與日本相拚了；但中日問題是否一拚可了呢？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假設我們這次戰爭把日本戰敗了，把日本打倒了；我們若仍是只學享用，不學致用，只知用外國機器開工廠，買外國飛機大礮辦國防，則仍如碟中花，沙上塔，是不能扎根不經風吹的。那就是說，我們若在流血拚命之後，不挺身前進，而仍晒睡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則日本縱使倒下，

她仍會爬起來向前飛跑，結果仍是人家領先，我們落伍。中日問題的根本解決，中國必須在長程的近代化賽跑中追上且超過了日本。這必須發動文化，以充實國力。這是我們復興民族再造國家的既坦且直的道路，這責任便落在學生界肩膀上。前兩代學生界已造下彌天大孽，現在及以後的學生界萬萬不可再陷入這條覆轍！

現在的學生界，要知道你們能夠受完全教育以至出洋留學，在全國同年齡的青年羣中，你們已是絕對的幸運者。若再不好好讀書，學真本領，而惟襲皮毛，求享受，或且結羣鬪氣，互相爭訐，那不僅對不起你們的父母，且將永為國家的孽民。

現在敵人的礮火之下，許多青年起來要求做救亡的工作，這是萬分應該的。但我們更要知道，目前的工作究竟是臨時的，有志氣的青年更應該深切認識自己的責任，努力根本的文化建設。過去的學生界因為未曾做好這根本工

作，以致發生目前的臨時的危難；現在的青年一邊要做挽救臨時危難的工作，同時更要以絕大的熱誠，堅強的努力，去求真知，致實用。現在的青年，無知識的可以不講，一般智識青年，在臨時工作中，還有爭位置鬪意氣以致浪費時間精神而毫無所成的現象。記者最近曾親眼看見這種現象，真是令人傷心，令人悲哀。我現在掬赤誠，灑血淚，以諍諫於全國智識青年之前：你們要立志氣，苦做人，認清自己的責任，在根本的工作上，開拓國家的生命。你們若仍是循前人的覆轍，甚至更不長進，在礮聲震耳之時，猶聚爭一室，濫鬪閒氣，那簡直是一切幻滅，無論這次對日戰爭的結果如何，國家的將來，一定還要陷於長期的悲運之中！

【作者】王芸生，河北人，大公報記者，著有芸生文存第一集，由統一到抗戰（芸生文存第二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註解】①選自由統一到抗戰。

三 抗戰建國與科學化運動^①

顧毓琇

在「抗戰建國綱領」中，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明白規定了「抗戰」同「建國」的不可分離性。我們這次的抗戰，一方面要對抗日本的侵略，一方面要從抗戰中打出一個現代的國家來。

中央宣傳部根據上述綱領的內容，曾經提出四個要點來說明，其中之一便是：「以科學的原理與方法來培養國民道德，與提高國民知識。無論是抗戰與建國，統統是需要科學。現代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日本對於我們的侵略，都是利用科學的發明，我們抵抗日本，給日本以打擊，也是要用科學的發明的武器。至於現代的建設，也都是科學的建設。以工業而論，不論是大工業或農村副業，都是要依據科學的方法進行的。就是政治以及行政各方面的建設，也無一不是科學的建設。所以無論是抗戰，或者是建國，在在需要科學。」

科學是什麼？「科學是有系統的智識。」「科學是根據於自然現象或是社會現象而發見其關係法則的。」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自然，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乃是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等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而政治、經濟等等乃屬於社會科學的範圍。

從學問的意義說，科學乃是一種知識的努力，真理的探險，他是爲求事物間的真正關係的，他的方法是精密的，他的態度是謹慎的。科學含有宗教的聖潔，藝術的忠實，哲學的超然性，同文學的創造力。但是，科學沒有宗教的神祕，沒有藝術的縹緲，沒有哲學的玄想，亦沒有文學的浪漫。科學的態度應該是神聖的，不苟且的，不自私的。科學的精神應該是高尚的，大無畏的，不顧一切利害的。科學家應當爲知識而觀察，而分析，而歸納；更應當爲真理而奮鬥，而前進，甚至犧牲生命。

從應用的效能說，無論在抗敵和建設那一方面，我們都需要科學。戰爭的

本身，是藝術，亦是科學。軍事的基本原則，乃是力量的運用，這個力量包括人力、武器、通訊、運輸、給養，以及一切幫助戰鬪的力量。不但新式武器、新式通訊、同新式運輸需要科學，而武器、通訊、運輸等等都需要有科學訓練的人去應用。倘若使用新式武器的人沒有科學的基礎，同科學的訓練，那麼同樣的工具便不能發揮同樣的力量。通訊、運輸同給養，戰時和前方固然需要，但無論在技能和設備材料上，平時和後方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新式的戰爭，必須全國的力量總動員起來，總動員的力量越大越好。因為科學可以增加我們的力量，集中我們的力量，所以科學對於抗戰的影響是很大的。

現在大家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錢」乃所以代表國家的「財富」，但是國家的財富並不是把人民所存的「法幣」都交給政府就算了。嚴格說起來，「有錢出錢」是不夠的。我們要開發國家的富源，增加人民的生產，這樣大家源源不絕的造出許多「錢」來，纔可以支持長期抗戰。戰爭的

時候，物質固不可少，精神亦爲重要。所以「有力出力」只要大家真有犧牲的決心，充「力」之極，便是整個的「生命」。前方的將士浴血苦戰，多少人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犧牲了生命，實在可以令人感泣。但是，在戰場上，「力」的意義至少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人力」，一方面是「火力」。人力需要整個的生命之力，精神、體魄、知識同技能綜合起來所能發揮的整個力量。火力可以包括步槍、機關槍、大礮、坦克車、飛機，各種武器的力量。新式武器的特點是力量大，距離遠，速度快。血肉同武器拚，乃是不得已的辦法，武器同武器鬪，乃是必不可少的。武器倘若不夠多，不夠好，我們只可以戰鬪的精神，同運用的技巧來補償缺陷。機械化、現代化的戰爭，在火力同運輸方面，完全仗着科學的應用。敵人既然運用了科學，使得武器的力量加大，距離加遠，速度加快，我們便不得不以科學對付科學，以戰爭克服戰爭。所以「有力出力」雖已經有了很神聖而偉大的表現，但是「力量」怎樣增加，仍是值得我們共同努力的。

抗戰時期，我們不但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並且要利用科學來增加「錢」增加「力。」努力生產乃所以增加「錢」努力建設乃所以增加「力。」增加了「錢」方可以支持抗戰，增加了「力」方可以打擊敵人。我們應當注意：十萬萬的公債固然不足以代表任何國家的財富，四萬萬的生命亦並不代表整個民族的力量。我們在抗戰建國的工作中，個個人成爲發揮力量的戰鬪員，個個人成爲增加生產的工作者。這樣始可以達得總動員的目的，發揮全民族的力量。

中國的民族是不是可以科學化呢？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加以肯定的答覆。在國聯教育考察團的報告裏，他們曾經說：

「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不曾產生現有的歐美；反之，歐美人的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專門技術，並使其達到今日優越的程度。」

我們試檢討我們中國以往的史實，我們是不是具備科學化的條件呢？

們古代的學者，書數並重，對於社會科學天文數學的貢獻，或者不易爲世界人士所明瞭。但是，世界上的三大發明，指南針、紙和火藥，不都是中國發明了麼？誠然，我們並沒有過於利用我們的發明。我們注重文化，所以紙只做了傳播文化的工具，並沒有早用來發行鈔票。我們愛好人道，所以火藥只用來在山林中打獵，還規定了時季的限制，鎗炮殺人的利器並沒有盡量製造和改進。近年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我國亦已經開始，研究的成績，很可以引起各國科學家的注意和重視。但是，我們試舉曹冲五六歲秤象的故事來講一講，我相信大家亦就可以看出我們民族是怎樣富有科學的天才！故事是這樣的：

曹操接受了孫權送來的一隻大象，要想知道象的重量，滿朝文武都想不出辦法來。曹冲笑道：

「幹麼不把象牽到大船上去，看船邊的水痕浸到那裏，畫個記號。然後牽象上岸，再用可秤的東西，裝進船裏去，直到水浸原痕爲止。那麼，這些東西的重

量，豈不就等於象的重量麼？」

這是一個重要的科學原理的發現，我們民族中間一個五六歲的兒童早就發見了。我相信全國愛好科學的人士，聽見了這個故事，一定都會感覺到愉快和興奮。

剛纔已經說過，軍事是藝術，亦是科學。大軍事家不但是大藝術家，亦即是大科學家。在長期抗戰中間，各國的人士對於蔣委員長同各高級將領指揮作戰的偉績，已經同聲讚佩。我們已經在參加猛烈而殘酷的現代戰爭，同時，我們的建國工作，亦已經開始，應當勇敢的認識科學，利用科學，我們從抗戰的經驗中間打出一個現代化科學的國家來。

中華民族是科學的。我們應當提起自信心來。只要我們大家來參加科學化的運動，培養國民道德，提高國民知識，以共同努力於抗戰和建國的工作，我們相信不但最後戰利是我們的，一個簇新的現代化科學化的國家就要隨着

抗戰的千辛萬苦而建立起來了。

【作者】顧毓琇，山東歷城人，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工學博士，歷任國立浙江大學及中央大學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現任教育部次長。

【註解】○選自教育通訊第十二期。

四 斬釘截鐵的愛國心 ①

張君勱

中華民族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有四萬五千萬的人口，在這個民族生死關頭對外抗戰的當兒，我們要研究這整個民族，呈現一種什麼現象。在受外國人的統治失去了本國政府的保障的地方，如大連，如威海衛，在外國租界上，如上海，如天津，如廣州沙面，如廈門鼓浪嶼各處，我們總覺得在這各處的中國人的愛國心很薄弱。他們的生活很舒服，缺乏國家觀念。再談到在國外的華僑，他們的生活，或做礦工，或做雜貨生意，對於國家的愛國心，也不是頂狂熱。他們中有些人只求個人的安全，或求生意的興隆，對於政治興趣是很微少的，比之外國人在中國居留或做生意，處處懸本國國旗，奉行本國法律，情形大不相同。

再就國內而談，自從九一八以來，如偽滿洲國，如冀東自治政府，如華北偽國，如華中偽政府等等的中國人，竟隨着日本的軍事勢力所到的地方，紛紛甘

爲日人虎狼的成立起來。這種民族分崩離析的現象，我們應當追求其原因之所在，我們要想辦法糾正，我們不可只對着這種現象搖頭嘆氣，表示悲觀；因爲這個問題是目前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的大問題。

我們平常時常聽見「民族建國」的一句話，意思就是說一個國家，如種族、言語、風俗、習慣、血統或歷史的相同，便可以建立起來。大家對這個原則，都想都了解。但是我們現就目前中華民族所呈現的現象來分析，試問在國內租界裏的中國人，和各種僞政府組織的人，他們的民族要素，不正是同其他的相同麼？爲什麼不能團結一塊，一致對外？這原因是在什麼地方？這是因爲我們要認識所謂風俗、言語、習慣等等之相同，乃不過是構成民族的一些條件，而不能成爲民族國家真實要素。譬如英國只有三島，他的殖民地和他統治地，卻大過他本國，而他仍能建立一個大英帝國。這證明一個國家（State）不一定要包含一個風俗語言相同的民族。我們國家的構成條件是很完備，而爲什麼不能真正成

功一個民族國家，這是有幾個原因的。

一、英國人穿的衣服，和法國人穿的衣服相同，他們的膚色，他們的宗教亦相同，正和我們河北人與廣東廣西人的衣服膚色風俗相同一樣，都是從久遠的民族承繼下來。但是在民族要素的背後，我們卻缺少「民族的自覺性」，所以有分崩的現象。換而言之，我們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缺少與人家摩擦的遭遇，所以不感覺自己語言、風俗、習慣的可寶貴。譬如波蘭在十八世紀給德奧俄瓜分了，德國人不許波蘭人學他本國的語言，俄國人也不許波蘭人學他本國的語言，在這時候，他們民族的自覺性，因受着外界的刺激而加強。這種情形，現在亦發見於我們民族。我們不是聽見偽滿洲國勒令中國人學日文，不許學中文嗎？這時候，我們才覺得日本的侵略，才認為自己的語言是寶貴。我國過去數千年，少與外界接觸，不受刺激，所以對於愛護國家的語言，沒有自覺的觀念，一旦到了國土失去，我們才感覺得到。好像我們的脚，不走路已久，所以連走也不會

走了，一個機械長久不用，便失效用。我們中華民族缺乏民族自覺性，就是在此。

二、中國的民族，因為缺乏自覺性，所以人民對於國家觀念薄弱，只知重視個人的名利。在中國歷史上，蘇秦曾說過「貧窮則父母不子」，可知名利心是如何根深蒂固潛藏在中國人的民族性裏。人民既為名利心所驅使，所以就不得不「朝秦暮楚」，早在秦國，不能做官，晚到楚國去可以做官，在吳國不能做官，在越國可做官。中國的士大夫與外國貴族階級，絕不相同。中國的士大夫，只是想做官。外國的貴族各有封地，所以為虎作倀的事情是少見的。

所以根據以上兩點看來，我們民族雖然風俗、言語、習慣等等相同，但是子孫孫相傳下來有一種民族追求名利的劣根性，其愛國心既低，自不能成為真正的國民，而團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可是我們不要悲觀，我們不能坐視民族被人滅亡，並且我們這偉大的民族，也不是我們敵人所能輕易把我們消滅的。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我們國民要有斬釘截鐵的愛國心。一個民族國家的建

立，要有好的憲法、財政、交通、海陸空軍的組織，此等建國工作已有俾士麥、格蘭斯頓曾經做過，可以做我們的模範。但是現在中國處於山河破碎時代，非僅如俾氏等建立功業可以了事，同時還得有在國破家亡後力圖恢復的決心。此等民族解放的工作，在歐洲近世史上不少，姑舉二人爲例。

普魯士給法國打敗之後，其政治家斯坦因在普魯士政府中實行地方自治解放農奴的政策，拿破侖目爲「抗法」，與吾國中愛國志士被日人目爲「抗日派」的情形相同。他後來到俄國，去求帝俄幫忙，最終畢竟在一八一二年促成帝俄派兵援助普魯士。這就是德國民族所謂解放戰爭。最後他自己亦回到祖國，一洗以往恥辱。可知國家到了危險的關頭，只要我們肯努力奮鬥下去，總有機會得到人家的幫助。

還有一個，是恢復波蘭的第一任內閣總理伯德符資產氏。他生的時候，波蘭已被滅亡了一百餘年。他生於俄屬波蘭，音樂天才很好，後來到歐美去獻藝，

他有一句話：「祖國第一，藝術次之。」他從歌喉之間，常表現其祖國之偉大可愛。到了歐戰起後，他說「要等到波蘭恢復，才肯再奏音樂。」他起初在音樂場中，認識了威爾遜的親信名烏斯上校。大戰爆發，他便向英美要求恢復波蘭獨立，威氏十四條中，有一條是「非恢復波蘭獨立不可」的規定，就是伯氏運動的成功。滅亡了已經一百五十年的波蘭，從一個音樂家手中，恢復獨立起來，豈不是「有志竟成」格言，得了顯明的證實嗎？

我們民族要建國，我們的愛國心要深刻化。我們不怕敵人侵犯，因為敵人的武力是消滅不了我們的愛國心。波蘭在百五十年後恢復獨立，吾們恢復失土要有幾時？我相信是不久的。從以往言，我們有過去四五千年的歷史，我相信將來更有無窮年的光榮與偉大的歷史。

【作者】張君勱，名嘉森，江蘇寶山人，生於一八八六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畢業，天津

京津時報總編輯，德國及英國留學生，外交部特派浙江交涉員，上海時事新報館總經理，國立政

治大學校長，上海光華大學及北平燕京大學教授，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註解】 ①選自民意周刊第二十三期。

五 我怎樣炸出雲艦 ①

次 霄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我的迎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一個甜密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卻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曾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裏，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裏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為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中國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卻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

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爲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

敢承認，凡是我的伙伴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卻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於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

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使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可是我還不就

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方高速的攢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卻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下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嬉戲，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朵的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被

掩蝕了。

真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卽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動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動機轟炸機，一架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我們在橫過距防衛司令部 25 km. 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

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卻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動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 H. N. H. 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震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炸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擊襲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礮。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踏板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卻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礮交錯的猛鬪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鬪力解決的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

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礮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卻不算什麼了。我囑付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

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的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卻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睛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鬪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礮，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烟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卻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縹緲的空間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踩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創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好了綑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綑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

遠，將要轉彎，卻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卻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卻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襲擊，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剎那，這幅強頑的鬪爭場面，便呈現在

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插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

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祕的格鬪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果，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燒燃。在它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方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卻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

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鬪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鬪力不强，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鬪，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 Bead sight 上

我忍着 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 (Bead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刹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爲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襲擊。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卻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卻已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鬪，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

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

感謝當在威力圈④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前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裏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為我紀錄這段回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有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滅除我休養中無限的寂寥。

【作者】 本文作者為滬戰初起時參加空戰的一個空軍勇士。

【註解】

①選自國聞周報戰時特刊第四期。

②阿米巴爲 Amoeba 之音譯，係一種原生

動物。此處所謂阿米巴隊，意即指資格最老之一隊。

③ F. N. F. 係 Trinitrotoluene 的縮

寫，爲炸藥中最猛烈的一種。④在空防鞏固的國家，其領空上有假定的線圈，任何敵機不得超

越這線圈，這線圈即稱威力圈。

六 血戰居庸關^①

小方

(一) 搶防南口

日軍侵入平津後，二十九軍駐防南口的只有兩營步兵，第十三軍湯恩伯部奉命搶防南口，於八月一日自綏東防次開拔東下，先頭部隊爲八十九師王仲廉部，他們於三十日到達八達嶺的青龍橋，次日抵南口。將士們離別綏東時，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全部拋掉了，除了在戰場上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別的什麼也不帶，以示決心。沒有一個人的腦子裏，想到抗戰以外的事。盧溝橋事件尚在和戰不決時，官長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兵士們的時候，他們全都不言不語的低下頭去，最後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興奮了。南口的重要，誰都知道，綏東的民衆送走了十三軍之後，大家就彼此議論着：「有老湯——指湯恩伯軍長——去，我們就對南口放心了。」

北平美國使館陸軍參贊處隨員 Frank Dorn (竇爾恩) 陪着一位美合衆社記者白得恩氏，在八月四日這天由北平通過日軍陣地到南口來。他們和我們新到的生力軍談話，那位美籍記者說：「來到你們的陣地上，我是很大膽很放心的，但是我害怕到日軍陣地去，因為我沒有把握他們之是否會危害我。」他說話間的表情，是顯示着一方面爲和平，爲有理性，另一方面則爲兇惡野蠻和可怕。美國武官又誠懇的囑告我們：「日本的飛機不可怕，但是你們要小心一點大礮和坦克車。」他的見地確是很對，以後的戰役中果然是如此。我們很感謝這兩位「中國的友人」給我們的真摯的鼓勵和忠告。

南口這地方，察哈爾軍一點軍事也沒有作，有的只是民國十五年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時的戰蹟而已。不過若是說毫無工事也是不對的，軍隊駐過的地方多少總有駐過兵的模樣罷了。原有的兩營二十九軍，調回察哈爾去，新的防地由新的兵士接下來。二十九軍的下級官長士兵們，態度行爲都非常好，臨行

時把當地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接替他們的人他們自己也不能了解爲什麼自己的官長要下撤退的命令。

南口警察局長是漢奸，當我們的隊伍一到，他就逃跑了。

車站離南口山口有五里遠，位置在南口的西南方向。車站的西面是鐵路機廠，南面是一座小山頭，叫作龍虎台，我們在那裏防置了兩排人，爲南口陣地之最前方，這是保衛車站的第一線。南口的兩側，凸出兩座高峻的山峯，這是我們主力陣地的支點，五二九團團部設在這裏。西側的山峯叫作雙嶺口，東側的叫作馬鞍山。從鞍馬山更往東去，沿着起伏的山頭爬過去，距離十里路的光景，就是關溝嶺，亦爲軍事上的要點，五二九團第二營到那裏去佈防。再由此往東五里路就到得勝口，爲南口左翼，在緯度上說，位置比南口要來得凹進一點，爲通永寧城以達延慶的一條出路，敵人可以從這裏抄過我們的後方，五三〇團的一營弟兄趕到那面去佈防。他們的團部就設在得勝口裏面的郭莊子，這樣

佈置把南口正面的戰線展開了三十里路之寬。計擔任最前方的爲五二九和五三〇兩團，擔任補充的是五三三和五三四兩團，他們在第二道線上作工事，八十九師的四團人，就全部放在南口山脈上了。

(二) 肉搏坦克車

八月八日，敵人的騎兵到得勝口去搜索，遇到我們的打擊，就跑回去了，這是南口戰役的發軔。

九日，南口正面的衝突爆發了，敵人的礮火猛烈得比我們的機關槍還要密。我們的前哨，首當其衝的是龍虎台陣地。我們的戰士對於礮戰還有相當的認識，當敵人的礮火最猛烈之際，大家就離開了陣地，但這並不是往後退的意思，而相反的是跑到陣地前面去。礮火之下，敵人是不會衝鋒的，因爲如果那樣，他們自己的步兵不是也就同樣被自己的礮彈打死在別人的陣地上了嗎？我們的人既跑到陣地前面，礮火空空落在沒有人的龍虎台上，等到晚間礮火

停止大家又回來。我們所以能這樣安全的躲避礮火，得到高粱地的幫助很大。敵人作戰的公式，爲先用礮火轟毀你的陣地，然後派少數騎兵來搜索，繼之爲坦克車及裝甲車的衝鋒。至於步兵，簡直就沒有和我們見面的勇氣。兩方面的士氣比較起來，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比如這次礮轟龍虎台之後，一隊騎兵來到搜索，但是他不敢進來，只停在山坡下面，很滑稽的向着我們陣地喊：「喂！有人沒有？」我們的弟兄都隱蔽在山頭上，大家覺得非常好笑，一個弟兄忍不住的回答了一聲：「沒有人！」這個不合邏輯的答覆，也不知他是故意和敵人開玩笑呢，還是因爲精神過於緊張而不加思考的說出來呢？不管怎麼樣吧，敵人一聽到有人聲，嚇得撥轉馬頭就跑，拚命的飛奔回去了！

第二天，敵人向南口全面總攻，龍虎台是我們的一個凸出點，所以不能不把那裏的部隊撤下來。車站和機廠的放棄，是我們早即預料着的事情。我們先在機廠內佈置了許多火油，於隊伍撤入南口山頭之後，即由礮位調準了它，把

火油引着，於是著名的南口機廠即付之一炬了。專門駛行於南口康莊間爬山的七輛重力機車，亦早即開入山中，後來在戰況最嚴重的時間，我們也把它毀掉了。與長城的工程齊名的八達嶺山洞，亦遭破壞。

十二日早晨，三十多輛坦克車駛入了南口。應驗了美國武官給我們的忠告，坦克車簡直是「鐵怪」，三寸厚的鋼殼，甚麼也打不透它，重砲打中了它，最多不過打一個翻身，然後它又會自己把自己調整過來繼續的行駛。只要有一道山溝，它就沿隙而上，怎麼奈何它呢？辦法是有的，第七連連長帶着兩排人跳出陣地衝向坦克車去，他們衝到這「鐵怪」的跟前，鐵怪自然少不了有好多窗口以備裏面的人向外射擊之用，於是大家就不顧一切的攀上前去，把手溜彈往窗口裏丟，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和鋼鐵搏鬥，鐵怪不支了，居然敗走，並且其中的六輛因為裏面的人全都死了，所以就成了我們的戰利品。兩排勇敢的健兒雖然死了一半，但我們終於獲得勝利。坦克車沒有人能駕駛，而又沒有

那樣大的炸彈或地雷能將它毀掉，結果這六架寶貴的玩藝兒，在我們陣地裏放了兩天，終歸又被敵人用新的坦克車拖了回去。

(二) 新的長城

敵人的作戰，除了憑依機械化的利器之外，就再沒其他可以仰仗了。他們的坦克車裏裝載着步兵，直衝入山口，然後方出來企圖衝鋒。但是我們的陣地位置很好，總是居高臨下的，當我們喊一聲「殺」的時間，他們又趕忙跑進坦克車把門關得牢牢的。有一次我們七個兵士在山上巡行，恰遇着十個敵人在老遠的山坡上偷進，一定是來做偵察的工作的，我們偷偷的追上，相隔一個手溜彈拋擲距離以外的地方遭遇了。我們的手溜彈一擲，雖然投不着敵人，但是那十個小子立刻跪了下來，把槍舉起，沒有出息的投降了。我們是不殺俘虜的，反之我們還盡可能的把日本軍閥侵略中國，而以日本民衆爲礮灰的大意講給他們聽，並且送回他們去。有一個俘虜告訴了我們，指示日本飛機何處爲自

己的陣地的標誌，後來在南口迂迴線上我們就用了這辦法，果然敵機就向標誌所示明地方投下了一些子彈和一封信，內容寫着叫他自己的兵士節用子彈，並謂後方運輸非常困難等。彼時的情況是日本已入重山疊嶺中，他們的接濟都須以飛機來輸送。

從十三日起，敵人的礮火更烈，他們把重礮每四個一行的排成三行縱隊，四圍用坦克車圈起來，以防我們的進襲。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戰線擺列起來，從早到晚不停的施放。我們的工事都是臨時掘的，當不起重礮的轟擊，兵士們每兩個人爲一單位，在山石上掘開一個小小的隱避洞，反正你的礮打上，也只能打掉我們兩個人。每一方吋的地方都有礮彈落過，他企圖將整個的山打平了。進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彈，目的是擊響我們的地雷，後然可以進襲我們的陣地。每天都有二十架飛機在空中威脅着，但是飛機的力量與作用幾乎等於零，沒有一個人怕它。十三軍的將士們真了不得！他們奉到的命令就是死

守陣地，但是這裏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只是由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築成的一座新的長城！

(四)「鐵漢」之淚

三晝夜得不到水喝，馬鞍山上，第四連全連只剩下一個弟兄，但是他還沉着的把守陣地而不稍退，直到我們補充上去的生力軍到達了，才把他接下來。一個機關槍連的班長，他指揮着幾架機關槍在一座山頭上作戰，敵人衝上來了，他痛罵着他的機關槍手打得太慢，但隨後他眼前的一個放手陣亡了，他自己就把這架槍接過來繼續着幹，一不小心，他順山坡跌滾下去了，但機關槍確仍舊抱在懷裏。他再爬上來，敵人已到面前，他憑空手把一個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奪下來，立即還手砍去，第一下砍到對方的鋼盔上，第二下才把敵人弄死。

前面的人快犧牲完了，五三三、五三四兩團補充上去。

敵人沒有肉搏作戰的能力，只要是面對面，他們十回有十一回是要吃虧的。有一次我們十幾個人，把敵人二百名騎兵全部殲滅了。他們只仗着大礮，我們也並非沒有礮，但是礮彈缺乏。只要放出一礮，他就會對準着你的礮位回敬一百礮。在火線上，許多人的耳膜震破了，槍聲根本就被埋沒了，說話儘管說，但是誰也沒有本事去聽到對方的言語。千萬的人都變成了聾子。

兵士們好像是「凶神下界」一樣，這樣激烈的情形，誰也沒有表絲毫動搖的情緒，每個人都理智的相信自己，相信隊伍，並且相信命令。在從前內戰的時代，兵士們拿起了槍，往往是滿不理會的瞎放亂放。但是如今呢？誰都知道仔細瞄準，不浪費子彈，並沒有官長去囑咐他們，確全是出於自動的本能。

王仲廉師長，他有強壯的體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堅實的臉。師部設在居庸關山洞裏。一列火車作了辦公廳。他本人和兩位旅長四位團長都在前線指揮，礮彈曾把他的頭打傷了，若不是還有一個鋼盔戴在頭上，就不堪設想了。戰爭

剝奪了他的睡眠的權利，又瘦又黑表現着他是一個爲國宣勞的忠勇的將官。
湯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這的確利害，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條命決心拚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線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綏東所見到他的那樣狀態，他穿一件短襯衣和短褲，手指被香煙薰得黃透了。從戰爭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的時間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煙維持着，瘦得像「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領，原來一定是很合適的，但是現在看去，已經特別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隻手去。只有兩個傳令兵隨身跟着他，那些衛兵勤務兵呢，早已加入火線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揮，對着兵士沉痛的說：「你們好好的打呀。」他只能說出這樣簡單的話了，他簡直就不會再說第二句話。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裏就充滿了淚水，怎樣能流出淚來呢，只好又從鼻子裏噎了進去。兵士們見到這樣一個人，猛然間是認不得他是誰了。「噢，這是軍長！」當他們想過來這個人與他們的關係之時，也感

動得流出淚來。這種共鳴和一致，使十三軍在南口給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造成一頁不朽的光榮史蹟。

從南口到居庸關有十五里路，八十九師一共只有四團人，戰至二十日，已不足一團。王仲廉在居庸關把餘剩的部隊集合起來，再向侵入南口之日軍反攻，士氣絕未稍餒，當夜又奪回來三個山頭。湯恩伯曾苦笑着說：「殘兵鎮守居庸關！」所以自軍事觀點立論，居庸正面之將士，當已無愧於軍人對國家應有的職守了。

【作者】 小方，大公报記者。

【註解】 ①選自西線風雲。居庸關古稱薊門關，在河北省境內，平綏鐵路南口北，兩山夾峙，

懸崖峭壁，形勢險要，為軍事重地。 ②康莊，在察哈爾境內，平綏鐵路之一站。

七 開北孤軍 ①

問 津

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抱着滿腔的熱誠，到一個醫院慰問負責實際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楊氏面容很消瘦，而精神則出我意料之外的奮興。

他的傷在小腿部，他讓我看時，一肢壯健的小腿部，在無數層的紗布纏繞中，依他精神的良好，想在最短期間可以痊愈的。

我剛剛坐下，就有極濃馥的香氣撲來，仔細看看，原來他的牀邊，桌上，都擺了好幾盆鮮花，有一盆是無名女郎送來的。我正預備談話時，該院護士長湯競羣女士又送一大盆菊花來，整個病室在芬芳的籠罩中。

「我這次很遺憾，殲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楊營長首先謙抑地說。

「你這次既掩護了大軍退卻，又殲滅了許多敵人，現在全部安全脫險，今後在長期抗戰中，更將大建功績，還有什麼遺憾。」我很直爽地作了幾句解釋，並希望他談談他們全營苦鬪的經過。

「好，我爲你從頭說起：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閘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當時礮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

「因爲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木，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並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

「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旱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說：『敵人前進了！』

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地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插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礮亂轟了一陣，見我軍還擊聲稀，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

他談到這裏，病房內外已雜亂地站立了七八個人，都在靜靜地傾聽他的敘述。

「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蘇州河邊，開始向我們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

當時大家的面容，顯然受到他的感動，緊張起來，等候他說下去。

「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屋頂去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礮彈，幾個手溜彈，倉庫西南牆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

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了。遺棄槍枝四五支，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裏放着，因為我們派兵監視，敵始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

他剛說得興奮了，要繼續說的時候，一個女護士送來一碗藕粉，他在大家催促之下匆匆食下去。

「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退。我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堆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並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四層樓。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

我們沒辦法。」

大家正聽得痛快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軍，向楊營長深深地鞠了躬，表示敬意以後，默默地站着聽話。

「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不斷地來攻，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寶貴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

「到昨晚（即前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還剩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未再進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

這時，有女護士來試溫度，按脈搏，所以沉默了幾分鐘，有人還送來鮮花籃，楊營長說：「我真是受之有愧！」

「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其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裏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捻子，濺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綁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下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

「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們有的就是大礮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膽小了。

「在這裏，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本衝不進來，重礮用不着，飛機因為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陣地。」

他說着並用水筆爲我畫了一張陣形，證明敵機的無用，絕對不敢直下轟

炸，就是直下，我們也有防空設備，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槍等着。

「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炸壞了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來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礮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紅土建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五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外方打步槍裏邊有些地方聽不見，真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

「我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作我們軍食，有這麼多英勇的弟兄……實在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他說着，

眼圈似乎有點紅暈，又要落淚的樣子，我也全身發了熱，趕快脫了大衣，又向他解釋說：「你們的撤退，並沒有什麼遺憾，我們不是要長期抗戰嗎？」

「是的，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們守是奉命，退也是奉命，而且是冒死退出的。我們退出的路口，敵人佈有四部機關槍，並有照明燈，我們打壞了一架，敵又裝了一隻，我們是用兩架輕機槍，一架重機槍保護退出的。我們官兵苦守了四晝夜，大家只趕着作工事，誰也沒睡覺。」

「這次堅守中，出力的有那幾位？」

「那天投彈炸死許多敵人的，是排長殷求成幹的，他因未用棍子打電筒，被敵擊傷了右手。我們對官兵，只求能達到任務，這次堅守的，都很有決心，誰派到任務，誰都可以達到，殷排長機會好，所以表現好。我們這次的決心，是華人民個個都有的，中華民族能延續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日本人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一定要我們永遠忍耐，到底屈服，必招慘敗。」

他說着又想了想說：「還有一位上官連長，湯醫官，因為移防時都在他處。直到二十八日才經過許多堅苦視死如歸地趕來，鑽進了四行倉庫，與大家決心共存亡，都很可佩服的。另外有第三連陳排幾個弟兄，在敵人堵門來攻時，他們在敵機槍猛射中英勇奮戰，爬在地上弄了一臉灰，起來擦擦眼，又向敵還擊，待敵機槍又射，又隱蔽到地上，這樣更番苦戰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現在事過了，你們當時的兵力分配，可否對我講講？」

「兵力佈置按戰術上分重點與輕點，最要是兩翼，所以我們左翼（即交通銀行倉庫那邊）右翼（西藏路方面）都配備重兵，中間兵力薄弱。我同謝團附住大陸銀行倉庫裏邊。我們的重武器，計輕機槍二十七架，重機槍六架，高射機槍兩架。只要我們堅守下去，定可殲敵不少。」

楊營長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閩戰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一二八時在河南擔任剿匪工作，初在第二師，曾參加過許多戰役，八一三

戰起，冒了好幾次險，昨晨初次受傷，因見手上有血，始行發覺。

【作者】 本文作者爲一新聞記者。

【註解】 ①載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大公報。去年八一三滬戰爆發後，我軍堅守陣地，奮勇抵抗，至十月二十六日因大場突陷，駐守開北江灣之我軍始奉命自動撤退。掩護撤退之部隊五百人，誓死不退，仍據蘇州河北岸之四行倉庫繼續抗戰。英美駐滬軍事當局屢向孤軍勸告繳械後退入租界，孤軍均托故謝絕，直至十月三十一日蔣委員長應各國駐滬軍事當局之申請，下令孤軍撤退，始奉命退出，於夜間一時至三時經由西藏路橋開入租界。此種衛國守土之精神，當時曾博得中外人士之交口稱贊。按該孤軍係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某團（團長韓憲元，團附謝晉元）第一營（營長楊瑞符）

八 光輝世界的我們在魯南的戰績 ①

洪雪邨

(一) 會戰的概述

津浦北段魯南全線的戰績，無疑的是我們抗戰九月來的最大收穫。三月十八日臨沂大戰，敵人精銳之坂垣師團，被我們張自忠龐炳勛部打得潰不成軍，接着又來個臨棗台 ② 支線的大包圍殲滅戰，敵人另一個勁旅磯谷師團，也給我們忠勇的台兒莊守軍孫連仲部打得一敗塗地，死傷盈野，殘敵北竄到嶧縣。趁着這勝利的光輝猶浮泛在我們眼前的時候，來追紀念台兒莊戰績，實在是說不出的快感！

敵人自從以精銳的部隊，優越的兵器陷我滕縣之後，就肆無忌憚的孤軍深入，打算一舉奪取臨棗台支線，佔領臨棗台三要點，進而威脅徐州。那知我們的主帥李宗仁將軍和天才的戰略家白崇禧將軍，早先就洞燭了敵人的企圖，

已預爲佈好了天羅地網，敵人的孤軍一進入臨棗台支線，就像一頭野豬，給一條漫長的猛蛇周身纏住了。敵人的先鋒部隊，是三月二十一日到達台兒莊東北七八里遠的劉家湖和三里莊的，我們派出迎擊的，是孫連仲軍，也於二十一日抵達該處，於是劉家湖三里莊線，便成爲我敵台莊會戰的開幕戰的舞台。孫連仲軍，這個曾經在山西打過無數猛仗的勁軍，這次雖說大部份兵員，都是山西戰後新補充進來的，可是戰鬪的意志卻非常之強，他們在劉家湖三里莊一帶和磯谷師團苦苦的血戰了一晝夜，終於因爲敵人礮火的猛烈，而且那地帶是一片平原，容易使敵人的機械兵器發揮高度的威力，乃決計退入台兒莊寨內作戰。二十二日晚上，我軍退到台兒莊寨內，敵人就加緊追侵，隔着一座雄厚的台兒莊寨垣，我軍又和敵人支撐了數晝夜。此數晝夜間，敵人用二十餘門野礮，四門重礮，還有無數的小鋼礮和機關槍，並且有兼萬的精兵，猛烈向台兒莊寨垣襲擊，在東北角的小北門一帶，寨垣是被敵人的重礮擊毀了許多缺口，敵

人又以坦克車掩護着步兵前進。二十八日清晨，東北角的缺口終於被敵人混進了一個小隊。從這一天，台兒莊的大戰就開始了，一切可歌可泣，悲壯慘烈的故事，也從敵人的礮火之下產生了。這個戰局，一直延長了十六天，到四月七日敵人才被我們全線或殲絕或擊潰。

(二)仗是我們應該打的

我們是在敵人從台兒莊完全潰敗後六小時趕到台兒莊的。台兒莊是在徐州的東北方一個小地方，寨內共有三四千戶的居民，它的背面就是蜿蜒的運河，悠悠的閑躺在那裏，津浦鐵路的一條支線，就從它的西面橫過去，它的東北正面，是一片廣漠的麥田。和徐州相距僅僅九十華里的台兒莊，因為交通設備限於物質條件，不能完全建立，居然要三四個鐘頭的汽車才到。惠和的春風飄蕩着青翠的麥田，我們就沿着一條穿在麥田中的破爛公路顛簸着朝台兒莊前進。車行二小時，在×××地方，我們停下來晉見孫連仲總司令，他是一個

高個子的大漢，說着爽亮北方的口音。我們因爲太給台兒莊的勝利消息所激盪了，心劇烈的跳着，對着這位死守台兒莊，而終於把敵人趕走了的民族軍人，不禁引起了無限的敬仰。我們懇切的和他握手，赤誠的向他致了慰問之意，又熱望的詢問着前方的戰況，他謙虛的說：『沒有什麼，這算不得勞苦，仗是我們應該打的！』戰事還在緊張的追擊中，孫將軍很忙碌，我們不敢更多的消耗他寶貴的時間，一方面我們的心，也太焦急的想到前線去，憑弔那偉大的戰場——台兒莊！故當孫連仲將軍打過電話通知台兒莊的他師長之後，我們速即趕着前程，又一小時多，欣快的到達運河南岸。車不能過浮橋，我們相繼下車步行過去。

在運河的沿岸，疏散着許多礮火下餘生的戰士，個個都精神抖擻，略無倦意，有的在閑談，有的在河邊洗衣，有的拿着槍枝在玩弄。從他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那劇戰勝利後的愉悅心情是怎樣的。這是中華民族一定要從偉大革命

戰爭中復興起來的光輝，我們肅然的對這些戰士暗致無限的敬意。

(二) 無數敵人留下的禮物

過浮橋，轉東行數十武，就是台兒莊的西門，門上有一塊橫石，刻『臺城舊署』四字，門的旁邊，有一橋洞，裏面也閑躺着幾個守城的戰士，橋上則構築着防禦工事，上頭殘缺處，不問可知是曾經敵人猛烈光顧的地方。雖然是完全勝利了，敵人也已逃竄數十里之外，但守門的衛兵，卻依然提起飽滿的精神，在堅守這被礮火橫穿直轟的古寨垣，全無偷閑放鬆之意。

一進西門，觸目的滿城斷垣殘瓦，破椅爛衣，以及其他破爛的家具，配合着礮彈片和子彈在點綴着台兒莊的壯烈與淒涼！整個台兒莊，除了一條在戰爭時軍事上必用的交通道外，三四千戶廣闊的平面，已經找不出第二條可走的道路，找不出一間完整的房屋了。一個有戰爭經驗的士兵警告我，要我們走時小心點，因為地下還掩埋着無數手榴彈和未炸礮彈，一不小心踏着了，可就有

全體喪命之虞。踏着瓦礫堆小心翼翼的朝東北走去，約五百步，就是××師××旅旅部所在地。一間精磚蓋造的古式房子，內進還有一個小庭院，庭院裏尚存幾叢殘花的枯枝。由一切設備看來，這必定是個台兒莊的素封之家。而此屋也是台兒莊僅免礮燬的比較完善的房子，但在屋前屋後還是處處有槍彈痕洞。××師師長池峯城先生，是陸軍大學畢業生，台兒莊此次能夠把敵人抵住，不使越運河一步，而終於把敵人殲擊了去，大部靠着他這一師和××師合力用血肉長城血肉彈礮爭取得來的。在進門的第一間房子，滿地堆着從敵人手裏得來的戰利品，數百桿的新式步槍，還有許多防毒面具、礮彈、子彈，凌亂的堆積在那兒。最引我們注意的，是二顆毒氣彈，一個小的約莫一尺半長，像十二生的重礮彈一樣大小，另一個有三四尺長。從這裏可以看出敵人此次是費用了多大的力量來企圖佔領台兒莊，數十門的大礮，整百架飛機，數十輛坦克車，幾萬的大軍，不夠，攻不下，居然無恥地使用毒氣來。他們雖然居心險惡，但終

不免於被我擊敗。我們正對戰利品看得出神的時候，王冠五旅長幾時悄悄地已站在我們的旁邊，用着愉快的聲調，向我們指陳着這些戰利品的來因。他說在台兒莊寨外，還有無數敵人遺留下來的禮物，最特色的就是四輛巨型的坦克車。我們請求王旅長陪我們到郊外去看看，他很抱歉的說他們正在開一個座談會，抽不得時間，因請參謀長張荆芳先生偕我們同行。這對於我們是沒有兩樣的，因為張參謀長就是台兒莊一役自始至終參與最前線的戎機的一員，一切戰況他都知道得異常清楚，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他都能夠告訴我們。

從旅部出來，朝東北走，繼續穿着那條僅有的行道前進，街上送出來一陣陣的腥臭，那是屍體腐爛的緣故。我們經過的地方，凡十數步就有一道用木板和磚瓦構成的長垣，張先生告訴我們這就是巷戰時的防禦物。越過了三道這種防禦物，就到大北門。往大北門走出去，就是台兒莊朝東北的正面郊外，也就是此役的大戰場。四輛敵人留下來的坦克車，醒目的橫躺在那裏，我們用急速

的步伐走了過去，每一車都圍着許許多多士兵在那裏觀看，大家都顯着得意的容色，其中許多是曾經吃了這怪物的虧的，更來得揚揚得意。在坦克車週遭，橫陳着七具敵尸，皆已腐脹，臭氣逼人！

(四)兩週來的戰況

看完了坦克車，站在那廣漠的麥田，對着台兒莊注視，一條延長里許的寨垣，已沒有一個完整的地方，處處都是露着槍眼礮傷，不禁起了深長的感慨！台兒莊，這一個四面大平原，運河北岸的小據點，依地勢來說，正是敵人機械化部隊所能高度發揮其威力的戰場，然而，我們居然用比敵人劣敗數倍的武器來保住了它，而且把敵人趕走。這原因一方是我們守土將士的用命，我們主帥指揮的得當；而另一方卻不能不說是收效於我們二期作戰所採用的機動性運動戰術之大成功了。

這時，張參謀長開始用低音調細細的陳述兩週來的戰況：

『三月二十八日，敵人一小隊在猛烈礮火掩護下，侵進台兒莊來，數目大概有八百人，他們所帶的武器，全是小鋼礮和機關槍，於是我們便一方面要對付正面寨外的敵人，一方面要對付寨內的敵人作戰。我們所靠的是步槍、手榴彈和小數的機關槍，但敵人在離台兒莊五里遠的地方，卻有二十四門野戰礮，四門重礮，和近百架飛機。他們就憑着這優越的武器，不斷向我們陣地上攻擊和轟炸，平均敵人每天向台兒莊開礮總在五六千發，這些寨垣都是敵人重礮轟毀的。敵人侵入台兒莊的部隊，今天給我們殲滅了，明天又再在礮火下掩護進一隊來，這樣一進一殲的戰鬥，延長到四月二日，敵人進寨的已有三千之數。當初他看我們的礮少，就肆無忌憚，以為一鼓可以將台兒莊佔領了。二十七日清晨，敵人從東北面來了十七輛巨型坦克車，給我們迂迴部隊截着打退了十架，其餘七輛竄進到台兒莊附近來。沒有礮，要對付巨型坦克車，真不容易。步槍、手榴彈、機關槍都無可奈何它。每一坦克車各有二門小礮，能夠連續發二三十

礮，威力是相當之大的。在這樣猛烈攻擊之下，台兒莊是頗呈險狀的，但敵人的輕敵橫行，可遭了殃，恰巧在二十六日晚上，我們的礮隊已經趕到，其中有四門防禦礮，正當二十七日敵人奮全力來侵的時候，我們就用這四門平射礮來對付坦克車，用重礮來對付他們的重礮和野戰礮。平射礮才開礮打了六發，就毫無失落的打着敵人的六輛坦克車，其中二輛當時就着火，其餘四輛一輛是輪帶給打斷了，三輛是裏面的機器震壞了。這時敵人可着慌了，車裏的人有的逃到另外一輛沒有打着去的，有的就燒死在車中，有的一出來就給我們的步槍射死。坦克車一被擊毀，躲在坦克車背後的敵兵，就整羣如喪家狗似的潰逃，另外一輛沒有打着也飛快的回頭轉。隨後雖再來了三輛，只是倉皇的拉走了兩輛破壞比較輕的走開，再也不敢耀武揚威的逼近寨垣來了。二十七日這場大戰過後，全部的戰爭，就轉入於劇烈的巷戰了。敵人佔據的地方是東面一小地方，和西北角一隅，其實這時也分不清彼此的界線，大家都僅僅隔離了十多

步在肉搏，大刀，手溜彈，刺刀，手機關槍是最好的武器，一切重兵器都無用處。敵人的飛機雖也不時在天空盤桓，但不敢投彈，他們實在也無法百分之百的炸着我們，丟下來的炸彈，我們如果有死傷，他們也是免不了的，原因是彼此的戰線離開得太近了。而且在這時候，我們對於飛機誰也不怕，你想，他們每次來，不過十多架，所帶炸彈，充其量不過百多枚，這百多枚炸彈，在每天五六千發的重礮彈比較之下，算得什麼一回事！何況炸彈的殺傷破壞性，準確性，較之礮彈也差得遠。到三日四日兩天，敵人從山西調來的坂垣師團一部份也參加台兒莊作戰了，所以戰況之烈，實在是空前所沒有的，敵人在這一天中，足足發了近萬發的礮，可是一點也不能搖動我們的陣地。

『台兒莊的房屋經了這一天的毀壞，巷街戰的接觸線是更近了，往往是一堵牆兩邊用，敵人在牆的那邊，我們就在牆的這邊，牆上挖個槍眼，也是兩用，低一些的牆垣，就雙方各以手溜彈隔牆互擲。在巷戰中，我們一向比敵人來得

高明的，敵人好像生來就非靠着機械化武器不行似的，一離開了這些武器，而用短兵相接起來，他們的戰鬥力就大大的降低了。尤其是夜戰，他們老是學不好，摸不着頭緒，有時候整羣的腦袋都給我們砍掉了，還不知道我們是從那裏來的。總計自三日至五日三日三夜之中侵進台兒莊的敵人，就給我們殲滅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來的，只是數百人。看看敵人的子彈已將近完了，而後頭部隊又被我們迂迴的大軍團圍住，增援不得，我們便開始大規模的衝鋒。六日敵人的火藥庫又爲我們的重礮打着，整個燒光，敵人這才大起恐慌。六日晚，我們全線第三次總攻，敵人就如流水一樣的潰敗。敗退時寨內的敵人，留了近百人以機關槍及小鋼礮掩護退卻，一直到今日（七日）清晨五時才退完。掩護退卻的部隊雖頑強抵抗，終於給我們完全殲滅，一個也不留存。當敵人退卻時，我們就趕派大軍追擊，沿途遺屍遍野。敵人對於清理戰場的工作，向來是做得不壞的，像這十多天的激戰，所有尸體，他們大部都已收殮焚燒。在劉家湖一帶，

共有敵人大大的尸墓十多個，其中有的七八百人，有的五六百人不等，另外還有小的無算。棄尸而走，從我們和敵人許多戰鬪經驗看來，是不常見的，就有也是少數，但是這回台兒莊的戰役，敵人的尸體，卻是到處都有，從這裏可以見出敵人這次是敗得如何的狼狽了！現在敵人已退去三十多里了，我們正在加緊追擊中，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把魯南的敵人整個殲滅，事實已證明了我們自從第二期運動戰應用以來，已經有着戰勝敵人的把握了。』

張參謀長用有力的尾句結束了他的談話，兩隻眼珠眈眈的注視着我們，好像是在期待我們的答覆，但我們什麼也答不出來。我們還能有什麼話說？戰鬪的事實就排在我們的前途，中華民族的偉大，中華民族要從這偉大的戰爭中復興起來，已經是事實而非理論了。

天快黑了，台兒莊不但沒有住的地方，除了運河的水可以喝以外，也是沒有吃的東西，我們不得不趕着二十多里的行程，回到總司令部過夜。我們同張

參謀長回到旅邸時，恰巧在門口碰着池峯城師長，他笑着，用嘶啞的聲調熱切的迎着我們，這使我們很慚愧，對這麼一個英勇的將軍，我們除了深深地敬重而外，還能說什麼？

(五)帶着勝利品回來

第二天，八日的早晨，我們又趕到離台兒莊八里遠的劉家湖三里莊去看，這是敵人此次指揮作戰的中心點。沿途我們看到無數敵人的尸體和死馬，更多的是敵人所遺棄的彈藥，單重礮彈和彈壳，總在近萬之數，這都是敵人敗退時未及攜走的東西。在將近三里處，有三個敵人的墳墓，上面都插着一杆大方木柱。一個寫着：『步兵中尉松原芳雄以下七勇士之墓；』一個寫着：『×××等五百勇士之墓；』另一個是：『二十三勇士之墓。』大概是敵人在敗退時倉促做起，連尸體都還沒燒完就草草埋葬，所以腐臭得特別厲害，令人作嘔。在靠西更遠的地方，還有五六個木柱矗立着，我們可沒有勇氣去看了。總計這一帶

所埋的敵尸，都在三四千之數。敵人犯台死亡總數，至少也是一萬以上的數目。近三里莊的西邊，一架被燒燬的敵機，剩下一個殘架存在那裏。在劉家湖，有燒燬了的敵裝甲車二輛。這裏接近火線只二十里，礮聲和機關槍聲都清晰可聞，我們已經看完一切，便帶着幾件勝利品——礮彈壳回來。

春草依然飄蕩着麥田，吹拂着我們的臉，但我的心裏卻多了件東西：中華民族的抗戰一定會勝利！

【作者】 本文作者亦爲一新聞記者。

【註解】 ① 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珠江日報。

② 臨城、棗莊、台兒莊。

九 不做俘虜的戰士①

冰瑩

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弟兄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做防衛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創傷，津津有味地敘述着：

「他媽的日本鬼真厲害，他以為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就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並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了一碗稀飯，但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碗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弟兄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

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真的吃了。」

「你怎樣懂他的話呢？」

旁邊一位醫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咕咕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鬼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裏好了他的傷處，就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和他談天。

「衣服的顏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醫官穿的還要漂亮。」

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閣閣，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了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他十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榴彈，一丟過去，常常一排一連的丟了鎗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礮、機關鎗來掩護。說到機關鎗真嚇人，他們平均一排人有兩架，而且子彈很多，步鎗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顏色。他們一聽到我們的鎗聲就開大礮，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爆，很熱鬧的。」

「但是那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礮。」

「呵，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是怎麼被俘虜過去的？」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

是漢奸，他突然伸出手鎗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給你們穿，吃的又壞，你們爲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都有三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我裝做聽了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弟兄們都帶了過去。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鎗來和弟兄們直衝上前去！」

「呵，那麼你這只手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人很多，我們的×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
俘虜過又逃回來殺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低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上
作戰的將士默默地致哀。

【作者】冰瑩女士，姓謝，湖南長沙人，女作家。

【註解】①本文係作者於隨軍服務時作於某野戰病院，載二十六年十月二日救亡日報。

一〇 第三期抗戰與華北

朱德

(一) 第三期抗戰開始中華北抗戰的一般情況

一、敵人方面 敵人在華北經常有十幾萬人，多的時候有二十幾萬。現晉冀之敵約六個師團，另外還有鐵道隊、守備隊、保安隊及偽皇協軍等。在華北持久戰的進行中，敵人軍事上損失很大，傷病的也很多。大半的士兵，都患傷寒、頭病、熱病，因之情緒低落，從前的驕傲氣燄，在三期抗戰開始中完全挫折了，都希望回家去，達不到目的就自殺，尤其是補充軍隊預備兵役師團。一〇八師團，一〇九師團，一一〇師團更差。作戰久，消耗多，變化大，因過去進攻，經常受挫，愈運動愈吃虧，所以現在在軍事上主要的是取守備的形勢，守鐵道，守大城市，不動，保持必要的聯絡。最近有五師團企圖過河，被中央軍、八路軍、晉軍、游擊隊聯合作戰，將它的計劃完全打破。敵人部份的向北向東撤去。同時，敵人一離開交通

要道，在山地作戰，終是吃虧很大，有時傷亡過半，有時竟全軍覆滅。最近一次從晉城到翼城，沿途被我們擊斃三四千，傷亡近萬，截獲汽車三四百輛。從沁陽經濟源到垣曲，中央軍作戰英勇壯烈，使敵人遭受異常大的打擊，不得不分東西兩面撤退。

現在同蒲 ①南段還有敵川岸二十師團，一〇八師團（谷口）一部；太原有一〇九師團（山岡）；雁門關以北，大同以南，有二十六師團（后宮）；新鄉、博愛一帶是十四師團；一一四師團在石家莊以北，直到北平一帶；山下師團在德州與天津之間。此外，北寧路有守備隊，綏遠有李逆、守信與王英部，但是他的佈置都是隨時變動的。

一年來的持久抗戰，獲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教訓，使每個士兵，每支軍隊，都清楚的懂得在怎樣的條件環境下襲擊、伏擊、側擊，利用敵人的弱點，把敵人的重兵器引到山地上，利用山地來消滅它。在戰略戰術上有很好的轉變，主要

的採用了運動戰、游擊戰。採取了主動的攻勢，建立了三期抗戰中的有利條件。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三期抗戰中，我們有把握將華北敵人消滅下去，如果敵人沒可能大量補充，就是敵人有大量的補充，我們也可以作持久戰，長久支持下去。垣曲、濟源、沁水、陽城、翼城、太岳山脈，都是我們的重要根據地；舜耕驪山的驪山，^⑤也成了我們抗日的根據地，敵人要來進攻是困難的。

八路軍因為沒有重砲，攻堅與固守都是困難的。如果有精良武器，更可以迎頭打擊敵人，因為沒有重砲，所以敵人堅守起來很不容易打。

二、在政治上。敵人在華北採以華制華的辦法，還有相當的惡毒。組織偽軍，利用以匪治匪，收買滿清舊軍閥官僚，組織軍隊。封建殘餘的舉人、秀才、老劣紳、流氓、地痞、奸商等是組織政權的骨幹。粉飾太平，開追悼會、歡迎會等是敵人宣傳的方法。此外還加上威脅、燒殺、利誘（甚至買糖果給小孩子吃，騙他們上偽學校讀書。）但敵人的政治資本是根本破產了的，有許多地方的維持會都

是迫不得已，僞學校找不到幾個人去念書。華北的僞政權，外看有很大的組織，但實際是空的，四周就不能管了。一年來的政治鬭爭，敵人決沒得到什麼成績。

在敵人亡國滅種的殘酷下，華北的人民空前的團結起來了。就是這基礎上，在各黨各派團結合作下，在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中，在民主政治的原則下，建立起各團體的組織，建立起政治機構，所以各團體都有英爽的朝氣，政治機構中沒有貪官污吏，都堅苦耐勞，是可喜的現象。晉冀察那些區域，在三期抗戰中起了模範作用（自然也還有些地方有無政府狀態，但這是少數。）政治的新組織，政治扶助軍事，軍事扶助政治，軍民又互相扶助，構成政、軍、人民三位一體，打成一片。從整個華北看來，如果政治再向前進步，從新的方面統一起來，爭取勝利是沒有問題的，這些新的條件正在發展。

在三期抗戰中，爭取華北的勝利，最主要最中心的是廣大民衆組織起來。要組織人民，首先還是展開統一戰線的工作，各黨各派聯合起來，大家做真正

抗日的軍隊，建立人民政權。只要向這方面走，做到如何程度，便會有如何程度的勝利，做完全，勝利便有絕對保障。現在華北人民，都了解這點。外國政治家軍事家，都覺得中國抗戰的勝利，持久戰的勝利，都要從這方面取得。希望全國軍事家政治家都來研究，現在可以說，在華北已具備了這形勢的雛形。

三、爭取華北抗戰勝利在爭取第三期抗戰勝利中的作用 華北是敵人的戰略要點。它企圖把東三省與山東、華中連絡起來，同時想將華北成爲它的策源地，在三期作戰中吸取人力物力於中國。但我們在華北的作戰，把敵人的中間插斷了，也粉碎了敵人想取人力物力於華北的企圖。在廣大的華北，展開游擊戰，使敵人節節挨打，使鐵道汽車路對敵人不發生作用，輸送連絡均遭打擊。要知道敵人機械的部隊，聯絡與輸送是最重要的，汽油不能一刻間斷。我們切斷了敵人的交通，使敵人不能利用鐵路線向武漢進攻，同時又牽制了它在華北的兵力，牽制了東三省出關的部隊。我們在熱河與察哈爾的作戰，又把東

三省與華北的連絡切斷，使敵人的兵力分成好幾個孤立部分，這意義是相當重大的。

四、華北抗戰中部隊的進步 華北抗戰一年中，第二期比第一期進步，第

三期更進步些。在第一期作戰中，軍隊的互相呼應不夠，軍民的合作不夠，戰略戰術上也沒有二三期的靈活。因為敵我力量對比的關係，當時採取防禦戰。到了第一期的末尾，便開始有了轉變。去年九、十月間，在敵人後方開始作游擊戰，以前沒有；游擊戰的展開，使敵人深感不安。平型關忻口戰鬪時，敵人向前進，我也進前，開到河北去，敵人不安，它的戰略便發生混亂，把一般軍心，一般作戰力都改變了，獲得了一種經驗，證明敵人的後方也是重要的，也可以作戰，就是陣地戰不利時，後方也可以打。忻口戰鬪時，游擊戰運動戰配合陣地戰，使敵人糧食供給缺乏，交通斷絕。游擊戰幫助了陣地戰的持久，這是第一期末尾的經驗。

第二期開始，配合了運動游擊戰，採取攻勢，天天去襲擊，打破了單純防禦

戰，到處要敵人應付，使敵疲於奔命，慌張起來，錯亂了它進攻的目標，作戰的方針，一錯百錯，使敵人不能執行計劃。

這種戰術，需要軍民合作，軍隊政治工作的加強。山西民衆，第一期末尾已經動員起來，運子彈，抬傷兵。閻司令長官設動員委員會，動員羣衆，相當有成績。軍隊要什麼有什麼，作戰很舒服。軍隊力量加強，軍民密切合作。八路軍起了些領導作用，就是每到一處，總到山上四周去找羣衆回來，和他們關係弄得很好，於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子也去抬傷兵，幫助輸送……直到娘子關戰鬪，太原失守時，山西羣衆更起來了，雖然未堅固，但很熱烈。那時游擊隊收復了五台，八路軍反跟着敵人前進，使敵人深感頭痛，但羣衆感到還有軍隊打敵人，便振興起來，幫助軍隊。

現在，在那裏，全部軍隊，都相信政治工作的重要，軍民合作的重要，友軍互相幫助的重要。八路軍根據自己的經驗教訓，對於友軍是儘量幫助的敵人進

攻友軍，八路軍就在後方打敵人援助友軍，大家都很高興。這自動配合作戰，是二期抗戰中的收穫。在洪洞臨汾一帶，衛司令長官指揮中央軍作戰，八路軍便配合以運動戰，收了很大效果，打了勝仗，於是大家便會合在一起，互相討論經驗與教訓，更得到了中央軍八路軍成了互相依賴互相援助的很好戰友。

三期抗戰，在政治上更進步些，戰略戰術上更進步些，軍民關係上也更進步些，對敵人的認識也更清楚些。軍隊中沒人怕敵人，不慌張，但這些在我們看來還不夠，還沒有自動的到處組織廣大的人民。

五、對後方的感想 到後方來有兩種感想：(子)對於一般軍隊的接濟，子彈、糧食、衣服方面，有了相當成績，接濟辦得相當好。八路軍散開些，獲得接濟較為困難，但八路軍補充人員與槍枝，不專靠後方，而也要靠前方，這是值得全國軍隊注意的。民衆自動的參加八路軍的很多，所以人員的補充較易，槍械還只是靠從敵人那裏去搶。(丑)華北沒有敵人不到的地方，所以都很緊張，太平景

象很少，麥子一天收割完，你就得在一天中拚命完成。後面相當太平，緊張不夠，發動羣衆也不夠。古語說：『共患難易共安樂難。』前方吃緊，所以打敵人要緊，別的摩擦就少了；後方，個別的地方，好像敵人還是第二位，而集中注意力在自已內部來造糾紛。如果前後方每個同胞，都擔負起收復失地，打退敵人的責任，大家團結自然會不成問題。

我們應該清楚，現在武漢吃緊，大家要一心一德集中力量保衛大武漢。而敵人的狠毒計劃，那怕拿下了武漢也不會滿足的，進取兩廣、進攻西安、蘭州等，都是敵人預定的計劃。威脅四川重慶，雖然可能性較少，但也是他預定的計劃。我們全國同胞，再也不能不更加團結了。遠的把東三省作例子，近的把華北、南京、上海……做例子，想起沉痛的經驗，中國更應團結，客觀要求如是，主觀上需要各黨派自己來推動合作。我們是共產黨，應努力促進團結，一有摩擦，應互相作必要讓步。大家應該團結，願意團結，都不成問題，只有托派、漢奸，不主張

團結，極力盡漢奸作用，挑撥離間，破壞團結。要真正團結，大家都應該坦白的弄出一個真理來。要弄清真理，善意的批評是需要的。不掩飾錯誤，不誇大，這就使挑撥離間無從下手了，團結便易更進一步了。同時團結要從團體民衆做起，便更有基礎。

(二) 華北游擊戰的階段

一、華北游擊區現狀 整個華北游擊區，與以前行政區域不同。游擊隊靠羣衆，靠地形來發展，如太行山脈是很好的地方，軍事力量很雄厚，出發的游擊隊，從去年起，沒回來過。這裏包括平漢、正太、同蒲、平綏公路（即是整個的五台山脈），只有沿路在敵人的勢力下。收復華北，這是重要的支點。

第二、冀東也是一個區域，範圍很大。玉田、遵化、興隆、薊縣、遷安、平谷、三河、懷柔，現在都在我們手裏；曾經攻佔過的，還有密雲、昌平、東亭；襲攻未克復的，有都山、古北口、喜峯口、寶坻、撫寧、昌黎、豐潤等縣。南面直迫天津郊外，西至通州、北平。

近郊東面已經一直走到山海關北戴河，如果興安嶺的抗日義勇軍能很快的向南發展，我們便可以和東三省抗日民衆聯絡起來。

第三、冀中，包括滄石⊗以北，津浦以西，也直抵平津一帶，與太行山脈區域連成一片，共有五十三縣，在平原上進行游擊。

第四、滄石以南，平漢津浦中段，共分三區：

(子) 滄石南自藁城、甯晉，沿雞澤縣至大名，東自交河、阜城、武邑、鉅鹿、廣宗等共組織二十餘縣。

(丑) 山東北部如恩縣、平原、臨清、館陶，都有組織。

(寅) 新鄉大名以下較複雜，工作不夠，但很有前途。

第五、正太路以南，楊秀林也有七、八縣之廣的游擊區，這是冀西的區域。

第六、豫北以輝縣作中心，經博愛附近，與山西晉城陽城構成一片，也較複雜，正在整理之中。

第七、在山西東南（正太路南以娘子關爲界）北邊較好，長治以下較差。這裏糧食足，可作支持山西抗戰的最大根據地。

其餘，同蒲路西，尙未完全收復。汾河以北，晉西北也有了成績。惟太原一帶較差，敵人的力量較爲集中。綏遠一帶，有陶林、集甯、興和等正在展開。有蒙古游擊支隊，英勇異常。熱河、察哈爾也正在發動，察南有萬全、宣化、涿鹿等縣。

總之，整個華北，近來抗戰有大好成績，除游擊隊以外，正規軍也有好多師。如果說華北地方有一萬方里，那麼敵人只佔領了五百方里。

二、華北游擊區的政治工作和人民生活 游擊隊的政治工作，可說比那個正規軍都好些，因爲游擊隊靠政治工作吃飯、打仗。統一戰線的工作，華北也是模範區。恢復失地，共同發展，請國民黨共同合作，沒有摩擦，沒有爭權奪利的事情。大家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抗日。政治機構都是民選的，官吏都很吃苦，新的中華民國的基礎，在那裏產生。

我們有時連漢奸維持會長也去爭取，因為這些人在村鎮是有點地位的，能夠爭取過來，也很有用處。

人民生活，一句話說完：緊張。敵人所到的地方，全家被殺的很多，你不能不緊張去工作，抗日。自然也有少數是荒淫無恥的，但一般人民都很好，開會學習，喜歡看捷報，聽新聞，聽廣播，生產時大家幫助。生活狀態是動的，不是靜的。

但是在收復的失地中，提高改善人民生活，還沒有十分做到，只能做到救濟。在平漢一帶，難民災民幾十萬，但都救濟了，這已經大不容易。

三、平原游擊戰的條件，戰略戰術及現狀 河北平原游擊戰，在滄石路南，魯北等處發展得很快。它有新的條件，就是以人民為堡壘。村落多，樹林多，道路複雜，溝曲多，靠此就可作戰了。青紗帳起，更好了。發展快的原因是敵人空前的殘暴，廣大民衆都團結起來抗日。過去以為平原上不能打游擊，敵人的飛機大礮無法躲避，這是錯誤的。

平原上不應集中很多兵力，死守一村也不行，要很靈活的打來打去，力量隱藏在羣衆中。戰略戰術第一要異常靈活，在某些時候，離開平原去靠山。敵人要想肅清華北游擊隊，恐無可能，它起碼得調集八十萬大軍，而游擊隊也還有辦法作持久戰，消耗敵人。但游擊隊有一缺點，就是不能整個消滅敵人。

(二) 八路軍抗戰中的經驗教訓

一、八路軍堅苦戰鬪的情形，他們是怎樣戰勝武器精良的敵人的？八路軍的堅苦，是經長期訓練的。與人民特別親密，所以有廣大的民衆擁護，民衆決不讓八路軍餓肚子，凍身體。有些什麼條件做到這地步呢？沒有別的，就是政治工作做得好。將士們與士兵共甘苦，吃苦還身先士卒，大家便都甘心吃苦了。共產黨起領導作用，黨員在軍隊中起模範作用，平時本能如此，戰時吃苦更不算一回事。政治堅定，都能自動的打敵人。

華北有句笑話，平日看不到八路軍，但敵人一到，八路軍馬上出來了。就這

樣的在不懈的堅苦戰鬪。

你說怎樣打擊武器精良的敵人呢？這是應用辯證法④的。憑自己的優點，利用敵人的弱點，加以打擊。譬如我們地勢熟悉，靈活，便乘天雨，黑夜去襲擊。每個同志，都能在實際條件下，去怎樣作戰，使敵人的新武器不能發揮力量。自營長以至連長，都不是機械的，在實際環境中去想方法設計打擊敵人，你現在要我說，平空的是回答不出來的。

有些打長久了的敵人，如二十四師團，每到一處就裝手勢問有沒有『老八』，一聽到『八』就害怕，吃了敗仗。那怕不是我們打的，也硬說是八路軍，威信一建立，更易發揮自己的長處，打擊敵人的弱點。

二、八路軍怎樣爭取俘虜，爭取僞軍？爭取俘虜，實在是化了很大工夫的宣傳。每個同志都會喊幾句日語口號，獲得了俘虜，優待他，優待得想像不到的客氣，他要怎樣就怎樣，他要吃雞，就殺雞給他吃，慢慢就可跟他談話了。問他家

庭情形（沒問題的他們一定是工農出身，）生活如何？打過仗沒有？他說打過仗，打過東三省，問他打東三省以前生活如何？打了東三省對他有沒有好處？最後給他做一個結論，說打仗對他沒絲毫好處，反而弄得捐稅加重，妻離子散。

這樣的，再優待他，自己吃得少，讓他吃得多。待他好，好到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生活，於是再來宣傳更深的理論，說明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一個難做，第二就容易，第三第四甚至一大羣，後來他們自己會去宣傳的。

爭取偽軍更容易了，他們一般都不安心，儘量拿民族意識去打動他們，很容易。得了門路，便可派人去接洽。開始要答應他們許多條件，嚴格遵守這些條件，後來關係便更好了。

三、八路軍怎樣聯合友軍與人民關係如何建立？對友軍，始終建立在聯絡一致，儘量幫助的原則上。八路軍與羣衆發生密切關係，發動民衆幫助軍隊，

爲的不僅是自己，也爲的是其他軍隊，這些情形上面已說過。我們消息特別靈通，對人態度特別好，儘量幫助其他軍隊達到要達到的任務，這自然沒有不好的了。

對民衆關係的建立，首先是軍紀的良好。我們從來不破壞人民的東西，偶然有不留心的，照價賠償，沒有第二句話。第二是對民衆有極大的忍耐力，無論民衆對我們怎樣不了解，態度壞，我們都不計較，羣衆漸漸的都親近我們了，沒有別的祕訣。

【作者】朱德，四川儀隴人，生於一八八六年，雲南講武堂畢業，歷任雲南講武堂教官，蔡鍔部營長、團長、旅長，雲南警察廳廳長，一九二二年赴德，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冬回國，後歷任南昌公安局局長兼南昌軍官學校校長，紅軍第四軍團總指揮，紅軍總司令，現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

【註解】①本文係朱氏對新聞記者的談話，載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香港大公報。

同蒲路，山西省內鐵路名，自大同達蒲州（永濟縣。）

③ 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

④ 托派即

指與政府反對之派。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8—）現代俄國革命家，因反對列寧，一

九二三年以後，主張托洛斯基主義（即反對派主義），一九二七年被共產黨除名，現在國外過着流浪生活。

⑤ 正太路起自河北正定，迄於山西太原（陽曲縣。）

⑥ 滄石路在河北省內，自

滄縣達石家莊。⑦ 辯證法（Dialectics）是和形而上學相反的一種哲學的思維方法。其基本

論點爲：宇宙以及一切現實（自然、社會、心理）並非是不變的諸事物的總和，而是許多變遷着的現象（即過程）的總和。凡是研究何種現象或物體，決不能脫離了它們在空間和時間的存在而去掉它們的相互關係。一切真理都是具體的，必須在不斷的相互關係中，在發展中，在停滯中去研究它們。

一一 悼郝錫九兄 ①

張發奎

郝錫九兄死了，他是我的老朋友，然而我追悼他的意思，倒不是因為老朋友的關係，而是因為他是為國捐軀犧牲到底的勇將，在這進行全國戰爭的時候。

從前岳武穆②說過：「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我以為今日的中國，亦正需要不愛錢的文官，不惜死的武官，郝錫九兄便是不惜死的武官最好的模型。

古代中國歷史上，不乏捐軀殉國的名將，南宋抗金抗元的戰爭，殉國者尤多，但是南宋的抗金抗元，祇是中國內部各個民族的自相水火，不是民族對外的全面抗戰。有中國歷史以來，民族對外的全面抗戰，要以今次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始。

在今次全面抗日戰爭之中，我們固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侵略，對我們民族爲慘無人道的轟炸與屠殺，然而也很值得驕傲，在大時代的洪濤中，我們能在政府領導之下，和全國人民共同擔負抵抗暴力，復興民族的任務，得以鮮血頭顱捍衛祖國的疆土。郝錫九兄的鮮血，便是爲保衛祖國疆土而流的最忠誠的一滴。

這次戰爭，誠如蔣委員長說的「我們不是求戰，祇是應戰。」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侵略，我們不抗戰，祇有全民族的死亡，然而抗戰到底，決心死裏以求生，我們豈但不會死亡，最後的勝利，到底還是我們的。所以這次戰爭，是我們生與死的決鬥，爲了要爭民族的生存，我們總不能重視個人的生存，否，我們應當犧牲個人的生存，以求民族的生存。像若干背叛祖國的漢奸爲了重視個人的生存，不惜赧顏事仇，認賊作父，固是十惡不赦的罪魁，而偷生畏死，失地喪師，未見敵便先棄甲逃遁者，亦與漢奸無異。郝錫九兄以軍長而身先士卒，裹創而一

戰再戰，開民國史軍長殉難的第一人。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寧止足以勵士氣，堅戰心，寒侵略者之膽，簡直足以振人心，延國家民族的生命於無窮。其死事的悲壯，固不僅是錫九兄一己的光榮，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偉大不屈精神的充分表現。

本來軍人的天職爲保衛國土，錫九兄的死難，似乎不算什麼稀奇。但在近年不抵抗聲中，錫九兄的死卻使得我們頑廉懦立。倘使人人如錫九兄懷必死之心以抗暴日，犧牲一切以報國家，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計日可待的。

我很欣幸，錫九兄是我的老朋友中殉國的先驅者。我對他之死，不暇哀悼，祇有敬仰，我沒有眼淚可揮，祇有一腔熱血願繼他之後，爲民族而流光。我願全中國的軍人，踏着錫九兄的血跡前進，與民族唯一的敵人，抗戰到底，完成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任務，還我河山，蕩彼妖氛。

【作者】張發奎，字向華，廣東始興人，生於一八九六年，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副軍長，

第四軍軍長，中央監察委員，閩浙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去年滬戰中任浦東防區總司令。

【註解】 ① 選自抗戰叢刊第四輯。郝錫九，名夢麟，軍長，去年十月間在晉北大白水村一役

殉國。 ② 卽岳飛。

粹剛：

爲了禦侮，爲了捍衛祖國，你竟在××壯烈地犧牲了。你離開了我，我固然不能再和你相處一起，我相信，你的靈魂仍和我相親相近。粹剛！當茲國難正殷，國家需人之際，你竟撒手長逝，這，不僅是我個人之不幸，亦是國家之大不幸，大損失。在我喪失了摯愛的丈夫，在國家損了一個前線的戰士——一個英傑。粹剛！你的光榮，也正是我的哀榮！

回憶「九一八」前夜，你抱着滿腔熱忱，決心南下，投入中央軍校，繼以國家提倡航空，鞏固國防，及感空軍在現代戰爭中地位之重要，乃毅然地轉入航校。以六年來不斷之努力，雖不能說登峯造極，但依此次作戰的結果，已可上慰國家及領袖之垂訓，下副民衆之熱望。你不但有堅苦卓絕，百折不回，苦幹硬幹

的精神，亦有正確冷靜的頭腦和縝密精細的心意。你見強鄰之侵我無已，常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今國家多事之秋，正男兒效命疆場之時，因此益當奮發，」常以德國紅武士厲秋芬自勵。你說：「假設一旦作戰的話，我決不放棄任何敵機，我得以厲秋芬爲標榜，打下大量數目來。」「七七」蘆溝橋事變，你深遠的目光已看透一切，所以你說：「此番蘆溝橋事變，形勢之嚴重，不比平常，準定會引起中日戰爭。日人無節制的侵擾，我們此次是會起而長期抗戰的，政府培育我多年，今日方有機會爲祖國報效，雖說初試鋒芒，可是希麟，我非替祖國爭口氣不可。」我平日常講，希望你將來成功一個空中霸王，所以說：「此番敵我真會衝突的話，希望你能以你的毅力，果敢，以及熟練的技術，征服一切，做一個空中權霸者，中國的厲秋芬。」

「那當然，我至少得打下一百多架，予敵人一個重大打擊，並用我之鐵和血，去炸毀扶桑三島，把富士山踏爲平地。」粹剛啊！彼時我們熱烈激切的情緒，

確實是太興奮了。你并屢屢的對我講：「假設他日戰爭爆發，希麟，我殘廢了的話，一定自殺，自殺實比不死不活乾脆得多了。希麟，尤其是不能夠動，拖累你，兩人均覺痛苦，還不如一手鎗打死了，倒痛快得多。」粹剛！你固是愛我，替我着想，可是你沉痛的聲調，深深地刺傷着我。我曾講過：「這成什麼話！假設你一旦受傷殘廢了，我可以好好地顧護你，還可回到教育界去服務，雖說幾拾元一月，兩人刻苦點也夠維持日常生活了，物質上雖不能享樂，精神上不是很愉快的嗎？」咳！粹剛！命運是注定的，我最低之希望都不容達到，我們的期望，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舊日的興奮，都變了今後悲壯的回憶！我的——剛，在你固是求仁得仁，已盡了軍人天職，可是——我，正日月茫茫，又不知若何度此年華！

粹剛！你平日常說：「將來年老退休後，決以餘力辦學。」如今你已盡了最後心力，遠大的志願雖未能實現，可是你，你已盡有不朽的功績，不可磨滅的紀錄，你泉下有知，就可稍以自慰。至於你未了之事，未竟之志，可以由我完成，我決

竟你遺志，先從基本教育着手，拿你英武不屈的精神，灌輸於未來的青年，俾爾之精神，可發揚光大之，我也可藉此以報效祖國。粹剛：我自此不苟且偷生，也不再輕生，我雖無學識能力，我可以我之堅心定力，克服一切，補救一切。我定爲你做一番事業，使每個人們心中永恆有了你，則我亦與有榮矣！諺云，「精神到處，玉石爲開。」憑我一秉摯誠，我想決無辦不通之事。況且你的長官朋友，他們都很器重你，所謂「愛屋及鳥」，一定能予我十分同情與莫大幫助。再說，粹剛：你雖不能踏遍三島，親手將我國旗，飄揚於東京上空，你的同志決能扶起大任，敵人蹂躪下的東北、江、浙、華北等處，必有收復的一天，倭寇雖是猖獗，覆巢之日亦將不遠，這些，都不過是時間的遲早而已！至於你堂上嚴親，你雖不能承歡膝下，以盡人子之道，粹剛：我定可替你晨昏侍奉，克盡子婦之責，你慈善故母前，我亦會四時祭掃，粹剛：你泉下有知稍可自安。粹剛：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你爲祖國生存而奮鬥，中華民族之解放而戰爭，而犧牲，你已得其所了，我應當爲

你歡欣可是每當見到你朋友同事們他們的鴉鵝鯉鯉^①融融樂樂戰罷歸來的生活，往往喚起了我的回憶，過去的依戀，如今的莞獨，海角天涯，再從何處見你？感今懷舊，能不涕淚滂沱，嗚咽傷泣，然而一想到消滅在人世間的不過是一個軀壳，整個的宇宙充滿了你的靈感，你的精神已卓然不朽。我們形跡雖遠，而我們的精神已永結不解，想到這些，我應當解顏，並堪自慰。粹剛，理智是勝於一切，我今後決用理智來支配種種，讓我的情感深深地埋了吧！粹剛：話有說完的時候，而我們的情感永遠是無窮盡的。

我的剛！再談 祝您
安息！

希麟草於燈下

【作者】許希麟女士，空軍烈士劉粹剛夫人。

【註解】^①選自中國的空軍第十四期。劉粹剛為我國空軍傑出人才，八一三抗戰展開後，

劉氏率領其一隊在上海南京擊落敵機多架，建功殊大，不幸於某役中殉國，誠我國空軍之一大損失。

○鷓鴣比翼鳥，鰈比目魚，因以喻夫婦。

一三 中航機桂林號遇險身歷始末記 ①

樓兆念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中航機遭敵毒手，同輩多殉難，余雖首被彈傷，而獲慶生還，洵是徼天之幸，上蒼佑我獨厚矣。當事變之突來也，余神智清晰，始終不渝，即今回憶其經過，猶歷歷在目，絲毫不爽。爰將其始末，爲愛我之戚友及關心此次事變之人士述之。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余接中央銀行友人電話，謂已代定二十四日中航機之座位，是日午後，余即摒擋一切，備翌晨啓程飛渝。晚膳後，十時就寢，心緒煩亂，轉側不能入寐。余每次離家，從未有如此鬱抑者，詎料於此中竟得預兆，亦奇事也。鐘鳴三句，不覺廢然入夢，恍惚見廳事間親朋濟濟，談論時事，然均面目模糊，不能省識誰何。惟於嘈雜中，聞長者某公之名，心覺公亦在座。座客互相辯論後，似均皆認爲滿意，余心亦欣慰莫名。方欠身離座，獨步郊外，忽聞有人呼虎至，余

左右顧盼，并無虎跡。僅見有人僵臥地上，忽躍而起曰：『虎何足懼，余乃獅也！』乍見之，其人果獅頭人身，兇燄萬丈，余急撲身緊抱之，危急間，見兩人持白刃迎面趨來，將獅刺死，獅血濺滿余之頸肩。至此余遂恍然驚起，見枕蓆依舊，夢境歷歷，不禁啞然失笑。當將此情告予妻，未幾始又安然睡去。

二十四凌晨，六時三刻，驅車至機場，知所定座位爲十三號，余殊覺怏怏不樂。○時王亮甫○先生已先我而至，七時半胡筆江先生亦相繼而臨。會談之際，胡君語余曰：『余於宣統元年，卽擬入川，當時以事阻未果，流光駒隙，瞬息二十九年，迄今始告成行，非蜀道之難，殆天所註定歟！』言次相與一笑。八時乃相率入機歸座，胡君座位爲十一號，王君十四號，而徐君新六則爲十二號。坐始定卽聞機聲軋軋，凌空而起。余告諸友曰：『中航機較諸歐亞機寬闊舒適多矣。』諸友亦以爲然。安航片刻，驟覺機身升降靡定，余異而告諸友曰：『機抵梧州乎？』王氏掏錶視之，適八時二十五分，知非到梧州之時也，然機何故呈降落狀？諸友

面面相覷，莫知究竟。乃頃，突聞拍然一聲，機上有物擊落，余頸。余急舉手摸探視之，則赤血涔涔，速取手巾裹傷，然初意爲機中碎物所傷，乃王亮甫君指余座背曰：『此處有鎗彈之孔！』余回視果然，知爲子彈擊傷，於是猛悟爲敵機前來截擊，同人均速仆伏座下。徐君見余被傷，驚呼曰：『彼傷矣！』時王君偶一舉手，手亦中彈，悽呼曰：『我手廢矣！』胡君曰：『毋呼！事已至此，余早置生死於度外矣。』旋又聞拍然一聲，機身微震，乃知己安然降落。此時有人由機前匍匐至機門，見余及王君鮮血淋漓，急撕其內衣，分授我二人以裹傷處。混亂中，又聞狂呼速開機門，撕內衣以授余者應曰：『不可，須待機師之命。』已而機鎗聲大作，彈如雨注，余蟄伏十一號及十三號座位之間，見隔座十二號與十四號之玻窗，已爲子彈所毀。敵機掃射約五分鐘，始告停息。繼見有水浸入，深及三四寸，水面泛溢，機油，余遂問諸友曰：『油箱被毀乎？』至是見一人急趨前，打開機門，一時河水狂湧而入，余見勢不佳，伸手取一坐墊，蓋思坐墊可以浮水也。於是轉呼胡君速出。

機門，胡君手中緊握一皮篋，余見之曰：『此余物也！』胡君即遞交於余，又向架上取其自己之皮篋，斯時另有一人阻曰：『諸君毋急，舢舨來矣！』余探首外視，並無舢舨影跡，而此人則攀坐機上，一足跨於機門之上，余從其跨下衝出，先將坐墊投入水中，然後縱身入水，連身帶篋，載於墊上，以兩手擊浪，浮泗至機尾。時機尾忽上升，兼之水勢湍急，余泳進又被沖退。見一人在水中，載沉載浮，狂呼求救，及余沖近其旁，彼則伸手攀擒余之坐墊，墊不勝其重，於是兩人沉而復浮者數次。余知其不諳水性，即將坐墊讓之，自仰臥浮泳。旋回首一望，則坐墊隨波漂浮，而其人已渺然，想係慘遭滅頂矣。余此時亦極感力疲，未能再泗近坐墊，轉覺余身衣服，已盡溼透，笨重不堪，乃急解扣鈕，順水沖脫衣褲，逐波漂流。偶見河旁有稻田一片，距余約二丈許，然水流甚急，而余初識水性，用盡生平氣力亦不能泗泳近之；忽情急智生，將身與河流成斜角形，藉水勢沖近稻田，如此數易身勢，以就急流角度，乃得漸近岸旁，兩足探地，始知已着河底，於是躍然而立，奔走水田。

惟因水中掙扎過度，此時已倦極思息，乃席地棄履，勉力向農莊扒奔，回首水中，見中航機僅露機尾，沉沒殆盡，遙聞呼救之聲，極爲悽神寒骨。俄見稻田盡處，小舟靠岸而來，舟子着西裝，余呼之，舟子以手指天示意，繼而急躍離舟，仆伏水田中。蓋此時有敵機五架，掠余頭上而過，余亦急俯身就地，敵機察見桂林號已全部沉沒，乃分兩批飛去。余於是起立，撫摸傷痕，深陷二三分，乃急步至水田盡處之小舟，尋見有衣一襲，取而裹余頸部，遂偃臥舟中。時有鄉民羣擁而來，意欲救援水中呼救之人，嗣聞呼聲已絕，乃頹然轉至余之舟次，共商如何送余入院救治。則駕舟載余至中山縣，舟子盡力鼓漿，但歷時甚久始達（事後聞知須二小時。）中山縣碼頭當地軍警見余舟靠岸，詢知究竟，乃導余入中山醫院，余卽要求醫生代余洗滌包紮，以便歸港治療，手續完畢，時已近正午十二時矣。

中山縣縣長張惠長聞訊卽到醫院探余。張君和藹可親，懇切慰問，及知余急欲返港治療，一再詢問醫生，途中對傷口有無危險，醫謂因該院設備不全，亦

以返港治療爲上策，延遲數小時尙不致危險。張縣長始同意余返港，并囑派有經驗看護，沿途照料，乃問余同機尙有何人，余曰：『同機余僅識胡徐王諸君，未經逃出，必遭非命矣。』縣長又問美籍機師如何，余曰：『機師亦渺不可知，諒與胡君等同其命運矣。』當時余先向縣長移款三十元，答謝舟子，又承縣長厚意，以汽車偕余至其私邸，囑余沐浴，並以其衣服使余更換。事畢出室外，適縣長與一外人迎面而入，經縣長介紹，乃知爲桂林號美籍機師活士也。據機師與縣長云，當桂林號降至水面時，渠即縱身入水，思欲尋一小舟，救渡乘客，豈知日機低飛掃射，故渠在水中約一小時之久，後乃奮力游至岸上，適遇軍警，故引其前來縣府。未幾無線電司機生亦接踵而至，問余曾見副機師否？余謂不識副機師爲何人，羅氏曰：『副機師即當時在機上以其內衣授君裹傷者。』余於是恍然大悟，愀然對曰：『副機師在日機密集掃射後，即不見動靜，諒已慘死矣！』諸人聞言，不禁黯然。余乃請張縣長代發一電至香港，報告家屬謂余脫險，並即日由澳

返港，速覓醫院。

當下縣長請余等用膳後，相與攝影存念，又偕余及機師赴醫院會同看護，驅車先至縣署，縣長交余港幣百元，以備沿途應用，即與縣長握別，首途赴澳。途中余質機師謂當敵機截擊桂林號時，何不預先告知余等，機師謂當時神經錯亂，莫知所措，余聞其言，遂默無一語。抵澳後，爲下午三時，適無輪渡開港，且不知澳門有何完善醫院；車夫乃告余謂張縣長夫人適在澳門，可往商之。幸經張夫人之介紹，得王金鈴先生導余至山頂醫院。入院後經X光檢驗，及施行手術，時已下午五時矣，乃復電告家人。此時因流血過度，疲倦難堪，然自被傷迄晚，不覺痛楚，亦云幸矣！

六日來經過堪稱良好，二十九日醫生爲余解除一部縫線，三十日全部解除，至九月一日乃乘金山輪回港，仍住醫院，繼續調養。

在澳時經過安適，澳門山頂醫院醫師山度氏手術高明，盡心治療，各報記

者及遠近戚友，慰問有加，令余感激靡已！予前此與各記者之談話，因病中倦怠，諸多遺漏，故特草此始末記，重申被難經過，以爲戚友及關心於此次事變之社會人士告。

【作者】樓兆念，六河溝煤礦公司駐港代表。

【註解】①中國航空公司爲中美合資經營，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該公司桂林號機由九龍

機場起飛往重慶，至中山縣屬被日本飛機開機關槍掃射，該機被逼降落張家邊水面，除機師美人活士及無線電生羅昭明及搭客本文作者樓兆念外，其餘副機師劉崇佺，侍役武慶華，及乘客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筆江，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中央銀行機要科主任王宇楣，柏林大學中文教授陸懿，李家蓀及其夫人熊光淑暨子德麟，陳健飛，楊錫遠及其夫人薩本蓉，徐思源夫人及其外孫鍾亨利等十四人皆及於難，爲我國航空史上之最大慘禍。本文載二十七年九月十一

日香港大公報。

②西人以十三爲不詳。

③即王宇楣。

一四 寄前線戰士 ①

——三十萬封慰問信之一——

親愛的衛國戰士：

這時是武漢的深夜，煩囂的市聲漸漸靜寂，人們大多帶着一天工作的疲乏而入睡了，我們這羣人卻正在編輯着今天的大公報。

夜裏工作，在我們真是習慣了。我們這樣的工作，從天津到上海，又從上海到武漢，一直這樣工作了十幾年。我們的工作像似很單調的，而在這種單調的工作下，卻紀錄下極不單調的現代歷史。我們的年紀都不算老，但在這十幾年的工作經驗中，卻映照着國運的變遷，追述起來，真可壓倒「天寶宮人」。

我們曾切盼國民革命軍到北方，完成統一大業，暴日在濟南所演的血劇，曾給我們以極大的憤怒，使我們知道暴日不容我們的國家統一，中日兩國

的正式衝突遲早不免。九一八深夜的礮聲響時，我們尚在天津，當夜就接到瀋陽的電話，說「今夜日軍的演習有些不對！」誰知這礮聲竟很輕易的震掉我們的東北。那年臘月，暴日發動了天津暴動，我們的報館便困在暴日的封鎖線內，我們這羣人半天未曾吃飯，報紙也停刊了七天。此後幾個月的長城大戰，結成塘沽協定的屈辱文書。最令人難忘的，是二十四年的所謂河北事件，^③因爲胡白兩漢奸的兩條狗命，暴日竟迫我們撤軍，撤黨，指名換官，河北省遂成了主權模糊的地方。那件事真是我們的奇恥大辱！我們這羣報人，當時在天津做報，聽平郊礮聲，看桑梓變色，真是焦灼徬徨，莫名憂憤。諸位戰友！你們或者不少當年隨關黃二師而撤退的吧？請問當你們荷槍拔步退到黃河南岸時，是一種什麼心情？那時河北父老曾含淚看你們南去，你們也必切齒立志，以雪此恥！暴日真是利慾薰心，它以爲就這樣便可以使我們屈服，而攫得它所覬覦的一切。此後，察北事件，豐台事件，防共要求……接二連三的壓迫而來，直到去年七七的

盧溝橋事變，可真把我們逼到最後關頭。最高統帥宣布了抗戰的決心，動員了全國的軍隊，從此我們的衛國戰士直接負起國家興亡的責任，從此我們中國人纔能挺起腰來拼命，抬起頭來見人！

平津失守，我們的報隨國權而中斷，淞滬淪陷，我們的報義不受辱，現在我們正在武漢聽取前線的捷音，迎接最後勝利的到來！

這一年多，我們紀錄下中國戰士的光榮戰績，同時也紀錄下殘暴敵人的無恥獸行。在這一年多的抗戰中，中國男兒可歌可泣的英勇戰績太多了，我想不必掛一漏萬的述說。你們是英勇戰績的創造者，你們知道的最清楚；而且英勇衛國是我們中國男兒的本分，何待自誇？關於敵人的殘暴無恥，我想在你們轉戰南北之際，一定也看得最真切。然而，我願意告訴你們幾件最具體的事：敵人在南京，燒殺淫掠，最爲慘厲。我們同胞被殺的總在三十萬人以上，經紅十字會掩埋的屍身便有二十七萬具！它竟以人填河作橋，任其蹄踏刀戳！全城婦女，

由十齡幼女到六旬老嫗，概被污辱，最無恥的，它竟逼迫平民翁姦其媳，子淫其母！在尉氏，^④敵人燒殺淫掠不算，竟把三千壯丁一律剝掉雙手！凡是淪陷區，都成這樣的黑暗地獄。從暴日這種手段看來，它不僅要亡我們的國，並進一步的不叫我們做人。它要在我們中華民族的臉上塗污泥，把中國人作踐得禽獸不如！我們做報的，讀到這類報告，都要眦裂髮指；你們當兵的，聽到這類消息，當然更要憤怒。親愛的戰士！我們誰無姊妹妻女，豈能任暴敵蹂躪？誰無家鄉老小，豈能任暴敵焚戮？親愛的戰士！你們手拿武器，身臨戰場，每時每刻都有殺敵報仇的機會，這在我們後方人看來，真是難得的幸運。你們知道後方的億萬同胞都在摩拳擦掌要求這種幸運嗎？親愛的戰士！衛國保種的光榮使命，正握你們的手上，使勁！瞄準！莫要寬恕敵人！

我再告訴你們一些笑話。最近暴日無端對蘇聯挑釁，闖出張鼓峯事件。蘇聯便給它一個無情的答覆，飛機大礮一齊動員，小鬼死傷三千多人，結果它退

出張鼓峯，接受蘇聯一切要求，雙膝跪地，以求停戰！暴日一向以東亞霸者自居，現在爲什麼這樣丟臉？這完全由於我們一年多抗戰的力量。我們的抗戰，使小鬼矮了半截，金剛成了空殼。單從這件事來看，我們的最後勝利已毫無疑問！

這時已過午夜，天邊泛出微白，我們的印報機器在嘩嘩作響，貓兒在叫，星兒在閃，街上卻很少行人。這時你們也許在睡營，也許在乘着深夜的微光去摸小鬼的腦袋，也許正在大規模的殲滅敵人。無論怎樣，你們是在神聖的戰場上，而我們卻還以夜當晝的在編報，記載你們的勝利戰績。我與你的工作崗位雖有不同，而抗敵的心情是一致的；我與你的地方雖有距離，而呼吸的疾徐是一致的。這時已過午夜，天邊泛出微白，我們且再努力些時，偉大的黎明就要到來！

勝利的黎明就要來了，努力戰鬥，使勁殺賊，全國同胞都在執着慶功酒等
待你們來痛飲！

【註解】 ⊙ 本文爲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漢口大公報社評。 ⊙ 卽所謂五三事件，或濟南

慘案。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日本軍隊在濟南和中國軍隊作戰，屠殺中國民衆萬餘人，山東交涉員蔡公時亦被殺。③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軍部藉口天津二親日份子被暗殺，向中國要求撤銷華北黨部及撤退中央軍等，中國被迫承認。④河南縣名。

一五 擴大徵募寒衣運動 ①

何香凝

家家兒女紉寒衣

趕寄征人正及時

血染關山金鼓振

漫天風雪定擎旗

現在是秋天了。我們居處和暖的香港，也感到秋涼。在北方，在中原各地前線，恐怕是相當冷了。日子過得很快，轉瞬便到寒冬，前方各地都要變為冰天雪地的世界了。前線幾百萬英勇的將士，是否都置備了寒衣？我們多穿一件衣服，或者披上一件外衣的時候，我想我們大家都應該想到，那些為民族解放而衝上前線拼命的幾百萬將士，都置備了寒衣嗎？我告訴你們：沒有。那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每一個國民的責任，我們每一個國民都應該為前線將士縫製棉衣！

現在敵人火急進攻武漢，同時準備進攻華南。敵人的鐵蹄已經踐過了二十幾個省份，而我們英勇戰士的熱血也塗遍了二十幾個省份，我們抗拒敵人

的戰線實在非常綿長了。在這綿長戰線上和敵人拼命，用血肉之軀抵擋敵人礮火的幾百萬勇士，他們不是值得我們關懷的嗎？他們的一衣一食，一溫一寒，我們不是應該片刻不忘，合力供應的嗎？我們安居後方的民衆是不容推諉這個責任的。我們不但是在後方，我們還是僑居於被稱爲安樂窩的香港，但我們都是中國國民，我們決不能因爲遠離火線，連敵機投下的炸彈爆聲都聽不到，便忘懷祖國，忘懷捨身爲國的勇士；不能夠的，而且我相信決不會的。只要看近來各界人士的踴躍獻金，特別是全港商界和小販的義賣那熱烈愛國的情景，我相信我們僑港同胞並不在內地國民之後，他們還是覺得祖國的危難就是他們自身的危難，祖國的解放，也就是他們自身的解放。因此我想向全港熱血僑胞呼籲，一致起來，趕製棉衣送到前線去！

首先，我想到我們婦女同胞。最富於同情心，最能體卹困苦的婦女們！當你感到了一點涼意，打算替你的兒子，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父親，你的兄弟縫製

一件禦寒衣服的時候，請你們想一想，在前線肉血飛花地和敵人抗戰的將士吧！他們也是人家的兒子，丈夫，也是人家的父親，兄弟；同時，他們不是爲着自己，不是爲着家庭，而是爲着中國，爲着全中國的人民，才奮不顧身，跑上火線跟敵人拼生死的。快要到冬天了，他們快要感到寒冷，誰替他們預備冬衣呢？親愛的婦女同胞們，這個責任是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替自己的父子或丈夫兄弟縫製寒衣的時候，也替前線將士多縫幾件吧！槍林彈雨中的千百萬將士竟能爲我們犧牲一切，犧牲自己的性命，我們爲什麼不能花費少許金錢，花費少許精力，替他們縫製幾件寒衣呢？我們想一想，只要我們多數婦女指頭拿着針線，我們前線幾百萬將士便再也不會在風雪中戰抖，我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前線將士知道他們自己身上穿着的棉衣，都是全國各地熱心婦女一針一線縫起來的，他們一定更加感到溫暖，更加奮勇殺敵。婦女同胞們，我們當前的責任就是使前線將士得到溫暖。前線將士甘願替我們犧牲性命，還要在風雨霜雪的

摧殘中戰慄，那是全中國國民的恥辱！更是我們婦女同胞的恥辱！

熱情洋溢的，最熱烈從事救國的青年們！在一切抗敵工作中，你們永遠是走前一步的。你們有着最敏銳的感覺，你們最富於活動力，在抗戰過程中，你們最能夠把握着每時每刻的情勢和需要，你們最善於配合情勢進行各項救亡工作。而且一切工作也一定要配合每時每刻的需要和當地條件，才能夠廣泛地推進，才能夠收穫宏大成果。因此，在這裏我希望能夠給你們提供一點意見。從去年發動抗戰以至今年的七七週年紀念，八一三週年紀念，以至目前的九一八的七週紀念，全國各地和香港都有着無數青年不斷地艱苦地從事各方面的救國工作，特別是這種連接着的沉痛而光榮的紀念中，靠着你們熱血青年的努力，已經充分地把各界人士的愛國熱情激揚奮發，連最落後的羣衆都被喚醒，一致起來擁護抗戰了。這一步工作你們獲得了大大的成功。現在第二步工作是在怎樣維持這愛國情緒，使這種情緒一天一天更加高揚，而且發揮

在對於抗戰建國的直接援助上面。現在全國各地一齊開始了廣大的徵募寒衣運動，站在前頭的青年們，在這裏給你們放着一件最迫切而實際的工作。請你們一致起來，推進徵募寒衣運動。在你們足跡所到的地方，做成一種熱烈的緊張的趕製征衣的空氣吧！

最天真的，有着最純潔的愛和最廣大的同情心的孩子們！我不會因為你們是小孩子便忽視你們，我同樣地為前線將士向你們呼籲，請你們也起來參加徵募棉衣運動。你們也許不能親自縫製，但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嫂嫂，你們的姊姊是善於縫製的，你們懇切勸告她們吧！你們把自己所知道的抗戰情形，和前線將士的英勇，以及他們因為缺乏必需品而受到加倍痛苦的淒慘情景，敘述給她們聽一聽吧！她們只要知道將士們受的苦，將士們流的血，都是為了她們，為了全中國國民而受的，而流的，她們在感動之後，一定願意幫助那些將士們，一定願意供給將士們的需要，一定願意給將士們縫製棉衣抵禦風雪的親

愛的孩子們，你們每一個人都負起一份救國責任，勸告自己的母親嫂嫂和姊姊，勸告你們所認識的親戚朋友，請求他們趕緊縫製戰士的寒衣吧！

爲人類表率的教育界，領導青年兒童的各學校校長和教師先生們！你們一舉一動的影響是最廣大的，你們在人類歷史上盡了最偉大的任務，尤其是在中國抗戰的艱苦過程，你們領導青年學生，援助抗戰建國的責任，更是萬分重大。每一種救國工作得到爲人師表的各位師長參加領導，便進行得迅速而普遍，這是非常明顯的。爲人敬仰的師長們，我謹爲前線將士呼籲，請你們充分利用你們優越的地位，充分發揮你們教化的才能，迅速推進徵募寒衣運動。只要你們站在千百學生前面，指導他們，勉勵他們，教他們怎樣響應徵募，那末，在瞬息之間便可得到極大收穫。這是其他的人不容易做到的。敬佩的師長們，領導全體學生青年參加目前最迫切的徵募寒衣運動吧！

前線各地快要翻風飛雪了，在溫暖的南方，在遠離礮火的香島各界熱血

僑胞，我們能夠一刻忘記浴血抗戰的英勇將士嗎？我們忍心讓千百萬抗敵英雄用肉血抵禦暴力礮火以外，還要受到風雨霜雪的摧殘嗎？保衛武漢的礮火一天一天急激，戰線一天一天延展，衝上前線的將士一天一天增加，前方的需求也一天一天擴大。援助前線將士，縫製寒衣鼓勵殺敵，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數人的事情，而是全中國男女老少同胞的迫切任務！蔣夫人以至全國各地各界婦女，都先後動手趕製棉衣了；就是在本港，聽說婦女慰勞會也於日前發起徵募棉背心運動，並奉到全國婦女慰勞總會指令火速徵募縫製，我相信香港僑胞愛國熱心並不後人，一定能夠羣起響應徵募，迅速縫製轉寄前方。這才不愧為祖國國民，這才對得起出生入死的千百萬抗敵勇士。我謹再三為前線將士向各界熱血僑胞呼籲，加緊推進徵募寒衣運動！

【作者】何香凝，廖仲愷夫人，廣東人，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

政府委員。何氏又善書畫，所作詩文，豪邁有氣魄。

國文科戰時補充教材 下冊

【註解】 ①載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香港星島日報。

一六 爲祖國而歌 ①

胡風

在黑暗裏，在重壓下，在侮辱中，
苦痛着，呻吟着，掙扎着，

是我底祖國，

我底受難的祖國！

在祖國，

忍受着臉色底痙攣，

和呼吸底喘促，

以及茫茫的亞細亞的黑夜，

如暴風雨下的樹羣，

我們成長了！

爲了明天，

爲了抖掉苦痛和侮辱的重載，

朝陽似地，

綠草似地，

生活含笑！

祖國啊，

你底兒女們——

歌唱在你底大地上面，

戰鬥在你底大地上面，

喋血在你底大地上面！

在蘆溝橋，

在南口，

在黃浦江上，

在敵人鐵蹄所到的一切地方，
迎着槍聲，礮聲，炸彈聲底呼嘯！

祖國啊，

爲了你，

爲了你底兒女們，

爲了明天，

我要儘情地歌唱！

用我底嘴，

我底心，

也許罷，我底迸濺在你底土壤上

的活血！

人說：無用的筆呀，

把它扔掉好啦！

然而祖國啊，

就是當我拿着一把刀，

或者一枝槍的時候罷，

在砍殺或射擊底中間，

依然要儘情地歌唱，

依然要傾聽兄弟們底赤誠的歌唱！

迎着鐵底風暴，

火底風暴，

血的風暴，

歌唱出鬱積在心頭上的仇火，

歌唱出鬱積在心頭上的真愛，

也歌唱掉盤結在你古老的靈魂裏的

一切死渣和污穢！……

爲了抖掉苦痛和侮辱底重載，

爲了勝利，

爲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

爲了你啊！生我的，養我的，教給

我甚麼是愛甚麼是恨的，使我在愛裏恨

裏苦痛的，輾轉在苦痛裏依然能夠給我
希望給我力量的，我底受難的祖國！

【作者】 胡風，文藝作家，現主編七月雜誌。

【註解】 ①選自國聞周報戰時特刊，是當「八一三」抗戰開始時作的。

一七 血雨 ①

羅家倫

(記大雨中黃河兩岸血戰)

沙這般黃，

天這般黑，

彈光奪了閃電，

血花飛騰四起。

雨成了紅色，

略微帶點兒腥氣。

我高興爲祖國受這洗禮！

敵人你不過這點玩意！

現在你坦克不能動，

大礮在泥裏，

你的飛機飛不起。

我的血願意陪你流。

臨死我還欣賞這奇觀，

你看，黃河變成了紅水！

【作者】

羅家倫，字志希，浙江紹興人，生於一八九六年，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碩士，法德英等

國留學生，歷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國立武漢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現任國立中央大
學校長，著有科學與玄學，譯有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思想自由史等書。

【註解】

①選自新民族第一卷第十六期。

一八 最後的懺悔①

王平陵

××城燒燬了的廢墟，顯現在慘淡的月光裏，人類的啜泣聲，低低地從頽牆斷垣中發出來，如同鬼啾一樣。

這城市的縣衙門，也被敵寇從飛機上扔下來的大炸彈，炸成一片瓦礫。維持會會長張大雄爲着要履行他忠實於皇軍的職務，便不得不尋覓一個地點，作爲發號施令之所在。可是，全城比較像樣的屋宇，除了坐落在東城根一座城隍廟算是十分完整的以外，便都是黑色的帶有焦枯氣的炭屑。立在城中一條高橋上遙望，城的面積，覺得在人煙稠密時，並沒有這樣渺小；而四個無法關閉的城門洞，卻很清楚地相對着，彷彿張開了嘴巴，在交互訴苦。

縣裏的老百姓對於縣長和城隍老爺，不到萬不得已，決不願看見他們的尊容的。因爲縣裏的差役常常拼命向老百姓催糧逼稅，弄得頭昏腦漲，就像他

們身上發熱起痧。是給城隍老爺派遣的小鬼在冥冥中播弄的一樣。縣長命令差役到四鄉去，剝削老百姓的脂膏；城隍老爺的威風，據這裏的老百姓傳說，就是派遣小鬼捕捉他們的靈魂，因此，他們都懷着同樣的戒慎恐懼之心。不過，城隍老爺是不是會派遣小鬼捕捉他們的靈魂，無法證明；而縣長的命令差役剝削老百姓的脂膏，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他們怕縣長甚於怕城隍老爺，怕衙門裏的差役，甚於怕塑在城隍廟裏的小鬼。

張大雄在××縣裏的聲名，是壞到極點的；縣裏凡知道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大混蛋，一提起他的大名，馬上就會把土豪劣紳的稱謂，緊緊地聯合在一起。他的一生，從沒有幹過一件於民衆有益的事，而他活着一天，就是用盡心計，詐取民衆的利益，作爲他自己的利益的。他過去在縣裏作了多少孽，造成多少罪過，他很有自知之明。人家所知道的，僅是表面上所看得見的，還有許多看不見的罪惡，那就祇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他既在敵人的羽翼下，榮任了一縣維持

會的會長，他覺得必須要在正式就任以前趕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威信，威信不立，是斷乎不能爲了重用他的日本司令官，報効犬馬之勞的。這樣，他便決定了一個計劃，立刻派遣比小鬼還要可怕的人，先把雕塑在廟龕裏的城隍老爺，澈底打燬，把城隍老爺高踞的寶座讓出來，給他自已坐上去，拆卸了面前的祭台，改擺公堂的案桌，兩旁泥塑的判官、無常、牛頭、馬面，……也都同時打得粉碎，另換了一大批具有人形的惡獸，站着，強調他的威嚴。

他便把縣衙門改設在城隍廟裏，開始進行着維持敵人和維持他自己的工作。一面是執行縣長所遺下來的職務，例如奉了日本司令部的命令，向老百姓身上括削脂膏，或抽取年壯力強的送到火線上打自己的同胞，至於他自己從老百姓那裏揩來的油水，尚不在其內；而又一面是把城隍老爺的職務，也一併由他代拆代行，如有拒絕他的命令，及略有抗敵嫌疑的老百姓，便派遣兇惡可怕的人，追捕他們的靈魂，立即在廟前的一塊廣場上，（從前是安設鐵香爐

的所在)斬首示衆。張大雄切實履行了縣長和城隍老爺的職務以後,全縣的老百姓都時時刻刻希望逃出了他的統治,不論老少男女,一聽到他的名字,就要嚇得起抖,因為他比過去的縣長更可惡,比城隍老爺還要可怕。他不僅是從各方面設法維持他的威嚴,而爲他特別留神絲毫不肯苟且的地方,尤其是他對於老百姓所守的信用。他自從把衙門搬到城隍廟開始辦公以來,講定了什麼時候要抽壯丁,什麼時候要選取年青的少女,送交鬼子們發洩獸慾,什麼時候要徵收米糧,勒捐稅銀,以及在什麼時候要把他認爲有罪的老百姓在廟前斬首示衆,……凡此種種,他從來沒有誤過期,沒有失過一次信用。

張大雄的可怕的魔影,深深地埋伏在每一個老百姓的心坎裏,這縣裏的空間與時間,全都給他佔有着,老百姓的生命,寄存在他的巨掌下,連呼吸都是失卻了自由的。但在全縣之中,也有人敢於抗拒他的主張,動搖他的威信的;那就是他的寡母張老太太,除她以外,是絕對沒有第二個人了;所以,她的母親便

成了老百姓惟一的救星，由於她的力量，曾經保留了許多不必要犧牲的生命，不必要燬滅的財產。

張老太太是一位寬厚仁慈的老人，和他兒子張大雄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敵人的鐵蹄將要踏進××縣的境界時，她就要張大雄走兩條路：一是率領着壯丁，和我們自己的國軍配合在一起，突擊敵人的後路；一是帶着全家老小逃出了野獸不如的敵人，所快要佔據的巢窟。但是，張大雄對於母親的教訓，表面上雖然唯唯承命，實際上，他是另有祕密的企圖，蓄藏在心底了。

風聲已是一天緊張一天，××縣比較有錢的人，都準備向長江上游移動。這時候，張大雄的眷屬，並不和這些有錢的難民羣，共走一條路；他反而通過敵人佔領的區域，把眷屬送往上海去。像這樣的舉動，當然會惹起一般人的注意和非議的。但他依然有着充分的理由，答辯責難他的人們說：『你們不知道，上海是租界，各國都有兵保護，把家眷送到上海去，好比送到保險庫裏一樣，再要

安全也沒有了。』

他縱然這麼說，誰也不會相信他的鬼話，××縣裏比較聰明的人，都疑心他和敵人早有了預定的計議；不然，他決不敢把家眷送到上海去。大家都這樣說：『他的家眷，一定是受敵人的保護的，不，就是取得敵人信用的最可靠的擔保品。』

當張大雄預備遷移眷屬的前夜，他忙碌着和戰區的日本司令部通了許多次的密電，就睡時，已經深更半夜，過分的焦慮與疲乏，使他一倒在牀上，便呼呼睡熟了。張老太太看到兒子的舉動，非常乖張，離奇，她很不放心。便半夜裏起來，握着一盞燈，偷偷地檢查他的臥室，給她發現了一張日本司令部的通行證，她驚駭得要哭出來，從她昏花的老眼裏，看到這通行證上寫着兒子的名字，無疑，兒子與敵人是早有勾結了。

是死寂一般的夜，壁上鐘聲滴嗒，應和着張大雄的酣睡聲，打入這老人的

耳鼓她立刻要去叫醒張大雄問一過清楚這是什麼東西從那裏來的誰給他的？她知道這是一件最危險的證據，祇有漢奸才會有的。『中國人不應該做漢奸，她自己的兒子，更不應該做漢奸。』她這樣想。

她走到兒子的牀前，叫醒了他。張大雄很驚惶地坐起，膠開矇矓的眼睛，看見自己的母親，他不明白母親爲了什麼，面容上是那麼地淒悲而憂鬱，在暗淡的燈光中，反映着，亮晶晶的眼淚，珍珠一般地落下來。張大雄立即聯想到自己所做的事，連累到他的母親，侮辱了他祖先的榮譽，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羞愧，刺激着他的良心，他沉悶地低下頭來。張老太太拍拍她兒子的肩膀，嘆一口氣，聲音抖抖地說：『唉！我們張家沒有作過孽，世代是書香傳家，××縣裏的人，那一個不稱贊你的父親是好人，現在他已經死了，你闖下了這一件欺祖辱宗的事，還有何面目見人，怎樣對得起你死了的父親！』張老太太說完，哀痛地大哭起來。

張大雄目瞪口呆，沒有話可以回答他的母親。實在說，這事情將來的演變，他也是無法預料的；但既成了不可挽救的事實，後悔有什麼用呢？他想着又想，如果命定要『貽着萬世』也祇得幹下去了。停一刻，他堅決地告訴他的母親：『母親！你不必過問我的事！你同他們回上海去。上海很安靜，這裏是危險的。明天就動身。』

張老太太氣極了，走上去怒攔兒子的嘴巴，厲聲地痛罵：『我不管你，誰來管你。你要我到上海去做東洋鬼子的奴隸嗎？』

『總之，你要走，母親！老實說，日本人就要進城了。我也有萬不得已的苦衷，我不出來維持，全縣的治安，誰來負責？老百姓的生命，誰能夠保護？』

張老太太始終不聽她兒子的理由，繼續地哭罵：『你這個出賣祖宗的漢奸！我的兒子不做漢奸！你以後和我脫離母子的關係好了。你不要管我，我的死活存亡，與你無關。』

張大雄聽着他母親的話，一種正義與利害的衝突，緊緊地纏繞他的心，他異常痛苦，想不到方法可以排除他的痛苦。他覺得還不到公開的祕密，沒有使母親知道的必要，知道了，如果吵吵鬧鬧，洩露出去，於自己的前途，將會發生何等的危險，何等的不利，又是他所不能不顧慮的一點。最後，他突然地跪在母親的面前，竭力否認與敵人有什麼勾結，企圖緩和母親的憤怒，並且裝出非常沉痛和真摯的神氣，連連地發誓，『母親！你的兒子決不做漢奸！鬼子進了城，我一定聽你的話，糾集全城的壯丁，拼命到底，抗戰到底。』

張老太太以為他兒子所說的是真話，他那執迷不悟的心，也許已經給她感化了。她揩乾眼淚，扶起她的兒子說：

『你能夠替祖宗爭氣，我死也閉眼了。』

這以後，張大雄的一切行動，爲了避免母親的質問，再也不讓他母親知道了，仍舊偷偷地把家眷送到上海，並且捏造許多恐怖的消息，逼着他的母親住

到僻靜的鄉村，雇了幾個人每天侍候在她的身旁。

張老太太對於兒子的行動，異常不放心，每從各方面探聽城裏的消息。城裏下鄉的人，都說鬼子進了城，張大雄接受鬼子的命令，充當維持會的會長了。她一心要趕到城裏去，調查城裏的虛實；但侍候她的人，聽了張大雄的吩咐，不得不爲張大雄辯護，常常說是一種無稽的謠言。

張大雄在敵人的監視下，已完全失卻了自由，爲了滿足敵人毫無止境的要求，及保全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在未逃出的民衆身上，進行着慘無人道的抽剝與殺害。

每天，常有一羣人被斬殺在城隍廟前的廣場上，都是假借着張大雄的手所犧牲了的有爲的青年與壯丁。他們惟一的罪狀，就是不服從維持會會長的命令，甘心做敵人的走狗；在敵人方面傳出的理由，就是說××縣的老百姓，缺

乏親善的誠意。

這些不幸的消息，已漸漸地給張老太太知道了，無數遭難的家屬，都祇有跑到張老太太那裏來，向她哭訴，祈求她發一點慈心，救救他們的生命。她看見許多同她一樣年紀的老太太們陪着她們的兒子來向她求情，許多年青的少婦爲了她們的丈夫來向她伸冤，許多活潑有趣的小孩子爲了他們的爸爸要抽到前方去替鬼子擋礮子，來向她哀訴，……這些悲慘的情形，深印在她的腦子裏，使她一刻都不能忍耐，比自己受了敵人的宰割，還要痛苦。她便決定了一個計劃，凡是來向她說話求情的人，都留他們在家裏住下來，叫他們帶一點必需的用品，就把她鄉村的住宅，當作了一個臨時的難民收容所。

過幾天，司令部又有一道嚴厲的訓令，頒了下來，限張大雄在三天之內，交出五百個壯丁，逾期一天，就以辦事不力，殆誤戎機的罪狀，宣布他的死刑。

張大雄爲着抽取壯丁，××縣的老百姓，連三十歲以上的，都給他抽完了，抽去的人，並沒有看見一個人回來。現在，再要抽五百個壯丁，已是一個不可能

的數目。他着急得無可如何，而限期又很快地逼近了。他爲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與地位，便發出許多差役。伴隨了兇惡的日本兵，荷槍實彈，分赴××縣的每一個村鎮，實行總搜索；但，也不過捕捉到三百多名，要滿足五百名的額數，他實在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他知道，還有很多壯丁，由他母親的保護，躲藏在他自己的鄉村上，和他自己的家裏，這件事，如果給司令部知道，於自己是非常不利的。他決定派遣大兵圍搜自己的鄉村，圍搜自己的家。

司令部異常滿意他的舉動，稱贊他能夠公而忘私，盡忠於皇軍所指定的職務，特別地賜給一張名譽的獎狀，鼓勵他辦事的勇氣。他便立刻實現了這樣一個搜索壯丁的新計劃。

大隊兵馬，聲勢汹汹地衝到鄉村裏來，將鄉村的四週，密密地圍住。而後把維持會的公文，送給張老太太，要她趕緊交出躲藏在家裏的和村上的壯丁，應候「皇軍」的差役，否則，就要開始搜索了。那個遞送公文的人，一再對張老太

太說：『這不是你兒子的事情，這是上方的命令，這是公事。』

張老太太拿到了公文，立刻撕得粉碎，舉起拐杖要打，那個人輕巧地躲開，張老太太牙齒咬得緊緊地痛罵：『你們這些軟骨頭，漢奸！還有什麼理由活在世上！打你們，也是污辱了我的手。』

那個人不好意思地說：『老太太！我也是沒有法子，你不能埋怨我的。千萬要請你原諒。』

『我不替你說什麼，我要到城裏去，我現在把壯丁一齊帶到城裏去，看你們敢不敢損害他們一根毫毛。』

張老太太領導着一大羣逃難在她村莊上的壯丁，以及壯丁的家屬，到城裏去，她自己走在前面。這一次，她已下了決心，一定要和她的兒子拼命去。

路上充滿着老小男女的哭聲，後面跟隨着許多全武裝的軍警，如同押解充軍的犯人一樣。

到城，張老太太一直率領着壯丁沖進城隍廟，但廟前已有許多日本兵防衛着。看見一大羣壯丁走近來，立刻開鎗示威，不准他們通過，在廟前，這些英勇的不怕死的壯丁，幾乎要以血肉之軀，擁上去和這些武裝的日本兵決鬥起來。廟前起了一陣喧擾的聲音，夾雜着示威的鎗聲，以及壯丁們的由憤怒而激動的罵聲，婦女小孩高呼救命的哭聲。

張大雄急忙地從他的寶座上走下來，加速了脚步趕到廟前，他看見了自已的母親，後面跟隨着的，正是躲藏在他鄉村上的壯丁，這些壯丁他都很熟悉，壯丁們也認識張大雄。無數的爲了要搭救兒子的母親們，見了張大雄，都不約而同地跪下來，向他哀痛地懇求，嘴裏高呼：『張先生救命呵！我就祇有這一個孩子呵！』

『老爺！我們家裏已有三個孩子抽到日本司令部去了，他們沒有回來呵！這一次，不能再抽我們的了！我們一家子都活不成了！』

年青的少婦，有的抱着哺乳的嬰兒，有的攜着剛會學語的小孩，走近張大雄的身旁。從這些小孩子的天真可愛的小嘴裏，也會跟着母親說：

『老爺！赦了我們吧！看看孩子們面上吧！』

這些話，張大雄像沒有聽到一樣，他惟一的使命，就是他的限期，已到了最後的一天，必須在今天交差，才能保全他自己的生命，保全維持會會長的地位；所以，他絕對不會打算到別人的利害的，這些壯丁抽到司令部去，將是怎樣一個不幸的結局，他絕對沒有注意到；如果都給敵人殺了，或則是在前線白白地犧牲了，而這一羣向他懇求的婦女和孩子，將來怎樣生活下去，他更不會顧慮到了。他爲着時間的急迫，這事情要趕緊告一個結束，毫不遲疑地下了一道命令：

『把壯丁一律細起來，送押到臨時看守所，把婦女小孩趕回家去，違者軍法從事。』

那些以保護維持會爲名的兇惡的敵人，混合着一羣無恥的漢奸，立刻開始動作起來。壯丁們都堅強地抵抗，大呼打倒漢奸，打倒張大雄。婦女小孩驚駭得靠攏着張老太太祈求她的保護，鎗聲，哭聲，混成一片，壯丁們都咬緊牙齦，睜開眼睛，在默默無言中，進行着奮擊和肉搏。

張老太太看見有十幾個壯丁都給敵人打死，鮮血流滿了一地，她不忍讓壯丁們作無謂的犧牲；同時，還有一大羣哀哀無告的婦女和小孩，她更是非常心痛。她覺得一切的罪惡，都是她自己的兒子張大雄造成的，她既然同了他們到城裏來，不能不把他們安全地送回去，她決心要搭救他們。

張老太太冒險衝入混戰的陣線裏去，放聲高呼：『不要打，不要打，我們都是本地人，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

張大雄看見自己的母親衝出來排解，也就制止他那那一方面的回擊。

張老太太自願擔當一切的責任，就在明天的上午，交出二百個壯丁。許多

壯丁們都聽從張老太太的吩咐，大家說：『祇要張老太太說一句話，要我們做什麼都可以，張老太太要我們死，我們就死。』

風波平息以後，壯丁們都看守在張老太太指定的地點。一大羣婦女和小孩，聽了張老太太的勸解，避免在城裏受敵人意外的驚嚇和侮辱，祇得咽下慘痛的血淚，當夜趕回家去。

爲了這一場糾紛，使張大雄更忙碌起來，他要向日本司令部報告這糾紛的起因和結果，並且要曲圓其說，證明他維持地方的治安，是如何地用盡了苦心，才有這樣圓滿的效果。到家，天色已經很晚了。他異常困倦，滿肚皮的心事，在客廳裏踱來踱去，睜開一雙乏神的眼睛，看着天井裏的兩棵大柏樹，忽然間，他明白過來，他完全是漢奸的行動，他自己就是敵人所指使的漢奸——是一個殺害自己同胞幫助敵人侵略中國的大漢奸，因爲他和敵人的關係，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發生得太密切了，同時，又覺得中國人並不都是同他一樣，願意做

敵人的奴隸，他看到這些壯丁的勇敢，看到自己的母親，尚且是那麼的肯犧牲。他知道中國是不會滅亡的；但是，他已鑄就了無法挽回的大錯，一種極度的震駭，使他惶恐起來。他不明白爲什麼造成這樣的錯誤，自己在××縣一向是有地位的，是著名的望族，他應該節制自己的，不應該放縱自己的慾望，讓權利和怕死的觀念，動搖了他的一切。他整個的思想，如同放了一把火，頭腦模糊，像給煙霧所籠罩着。他聳聳肩，雙手捧住了臉，欲行又止地走了幾步，勉強走過去打開窗子，淡越越的眼睛，看一看園子裏的夜色，習習的風，颯動兩個大柏樹，沙沙作響，抬起頭，樓上房間裏，還點着一盞燈，他知道睡在裏面的，是年老的母親，他異常悔恨自己失了身份，過於不值得，前途太可怕，他企圖鎮壓自己的憂愁，驅逐他的恐怖，最後，他嘆一口氣，自言自語：『唉！我已經錯了，什麼都完了，讓他去吧！』便沒精打采地離開窗子，拖着笨重的脚步，爬上樓梯，推開母親的房門，母親並沒有睡，低垂着頭，像在思慮什麼似的。他輕輕地叫一聲母親，母親祇向他

望一望，沒有理會他，她像不願意再看見自己的兒子，她像有說不出的痛苦與怨恨，埋伏在心底。張大雄想走上前去，把自己的不得已，向母親親切地說一個清楚，可是他不敢，深恐增加她的煩惱，使她放棄了，在明天就得實現她所擔當的責任——交出二百個壯丁，她如果一定不承認，他是她的兒子，究竟不能怎樣勒迫自己的母親。這時候，他給憂悶所壓倒，如癡如呆地站了一刻，母親始終是不願理會的樣子，他祇得合上房門，悄悄地步下樓梯，回到自己的臥室。幾個月之前，這屋子裏燈光輝煌，家人團聚在一起，在××縣算是最熱鬧的巨室，而現在是冷清清的，寂寞到如踏在淒涼的墳墓上，他一陣心痛，幾乎要淌下淚來。命運已決定了他的終身，是一個無恥的奴隸，必定要忍受敵人的一切虐待和一切苛求了。他打了一個顫慄，像看見自己死去的父親，復活在他面前，向他發出鄭重的告誡。就在千頭萬緒的困思中，昏沉沉地睡着了。

深夜，屋子裏死一般的靜寂，如有鬼魅在黑暗中出現一樣。突然地，一聲槍

響，從張大雄的臥室裏發出來，穿通張大雄的要害。他痛極狂呼，血直流，睜開眼睛，認清楚殺自己的兇手，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的母親。他掙扎着想坐起來，搖搖頭，又倒下去，發出快要絕命的哀聲：

『母親！你爲什麼對自己的兒子，要下這樣的毒手？』

張老太太十分痛苦，老眼裏含着無限的憂憤瞪着他。當他的生命快要逃出他的軀殼，她心痛得如同刀割一樣，手軟下來，落下握着的手槍，慷慨地說：

『孩子！殺了你，才可以救出許多母親們的孩子，許多婦女的丈夫，許多孩子們的父親。不錯，你是苦痛的，我也是苦痛的，但是……』張老太太哭起來，聲音有些哽咽，斷斷續續地說下去：『但是，我們不能不想到全縣老百姓的痛苦。』

張大雄聽着母親的話，忽然變得異常的清醒，他感覺到自己已陷入深深的泥溝，失卻了重新做人的機會，在慘淡搖動的燈光中，他那逐漸凹下去的眼

眶裏，現出兩粒大淚珠，深切的良心的懺悔，使他忘記了臨死的痛苦，他要求，握一握母親的手，吻一吻母親的面頰。

『母親！我是該死的！你救了你自己的孩子了。』

張老太太不願意再看見她兒子的臉，聽見她兒子的聲音。她給了兒子的生命，現在，爲了搭救全縣老百姓的生命，不能不從她的手裏，重新收回她兒子的生命。偉大的正義感，超過了母與子的天倫的情緒，當她起了殺機的一瞬間，她不覺得是殺害自己的兒子，而是看着張大雄是老百姓的公敵，也是她自己的敵人，祇有一個爲民除害的觀念，逼使她打死自己的兒子的。

張大雄的呼吸，漸漸地低沉下去，面色慘白，血已流盡了，但他的神次，還是很清醒，勉強瞪開眼睛，看一看這間屋子，又把視線拋到母親身上，死的絕望，混合着生的希冀，發生了一種意外的力，使他興奮得撐持起來，向母親說：

『母親！我要活下去！我要重新做一個人！帶領許多弟兄們……』他把語

氣頓一頓，用盡了最後的氣力，高喊起來：『打倒日本人，殺盡東洋鬼！』說完，他無力地躺下去了，週身起了一回收縮，立即伸直了腳，閉攏着眼睛，不再說話了。這時候，張老太太才感覺到殺死的人，不是自己的敵人，是自己的兒子。她伏在兒子的屍體上，大哭起來。

【作者】 王平陵，文藝作家，江蘇人。

【註解】 ①選自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十三號。

一九 襲擊①

黑丁

自衛隊

我們部隊開進紫陵②來了。

大家分住在鎮裏鎮外幾幢空閒的房子裏，學校裏，和陰冷的古廟裏。司令部，是住在區公所。

我們不住老百姓家，雖是所有的空房子都被我們住滿了，甚至還有的同志竟得不到一個睡眠的地方，但，最後，卻連那臭氣惡烈的牲口棚，以及牲口草堆得滿滿的草屋子裏，也被我們同志佔用了。

女同志一出門去做婦女工作，晚上就會被老百姓家裏的婦女們留下的，但，爲了要把工作推動得順速和健全起見，我們的女同志並不辭卻這深厚的情意，而竟有好幾天不走回宿營地來。有時，她們需要開一個工作檢討會，這往

往要領帶一大幫年輕的婦女們在晚間慌忙地走回宿營地，坐在鋪着穀草的冰冷的地上，一大堆人影，搖動在一盞微明的棉油燈光下，閃轉着晶亮的眼珠子，熱烈地在檢討幾天來的工作情形。等到把錯誤和成績用着理智的語言，給自己一個坦然的自白，大家這才站立起來，像滿足了自己的希望似的，於是，我們的女同志又被那些跟來的年輕婦女們拉回她們自己的家裏去了。

我們男同志，同樣要被老百姓們愛護的。大街、小巷、廣場、田園，時時會發現我們同志和商人、老年人、青年農民，做着個別的或是集會式的講話。

現在，人們的生命，都在堅強與活躍中生長着。

於是，一支「抗日自衛總隊」出現了。這總隊，分爲兩個大隊，每個大隊分爲三個中隊，每個中隊又分三個區隊，一個區隊是分三個小隊。每一小隊是十五個人，每一中隊是一百三十五人，每一大隊是四百零五人。

在「抗日自衛總隊」以外，又有一個「抗日自衛預備總隊」，「少年突

擊隊，「戰地救護隊，」「婦女看護隊，」「婦女救國會。」各隊長都由農民和婦女自己擔任。但在每一個單位之中，有我們幾位政治員和幾位戰鬥員做他們的指導。

距離紫陵不遠的四週的村莊，那裏都有我們的工作人員。村莊和村莊之間，我們建立了偵探網和交通網。

一天，夜已經深了，天空有星星，也有月亮。

我和兩位男同志，一位女同志，爲了一件難以解決的事情必須要去請示石××將軍，於是我們便踏出屋來，穿過了幾條冷靜的大街，一直走向司令部。從一條幽僻的深巷裏，搖搖動動走出一個人來，肩上背着一枝大槍，遠遠望去，從他的服裝上辨別，已經證明他不是我們部隊上的同志，這卻是自衛隊上的我們的農民同志。

在巷尾上，他把槍從肩上卸下來。默默地走了一週，他仰臉望望月光，於是，

寂靜裏，立刻響起他的輕鬆的，不純熟的歌聲了：

工農兵學商，

一齊來救亡，

拿起，我們的鐵鎚刀槍，

走出工廠田莊課堂，

到前線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歌聲停止了。他輕輕地咳嗽了一聲，便燃起了一袋旱煙在那兒抽。他好像沒有望見我們，接着，他就把臉子轉向靠牆的那一邊，他的歌聲又響了：

敵人從那裏來，

把他打回那裏去，

敵人從那裏進攻，

叫他消滅在那裏。

突然，他如同受到驚慌，臉子向我們這邊一轉，他的身子向前移動了一下，兩手端起槍來，朝着我們這樣大聲喊叫：

「口令！」

我們把口令回答出來，他跑到我們跟前，笑聲地說：

「呵，同志，時候這樣晚，你們還沒有睡覺。」

我們回答了：

「要到司令部去見司令，商議一點事情。」

靠近他，我握住他的手：「呵，同志，你白天在外頭忙了一天，晚間還要來站崗，真夠苦呀！」

他笑了笑，表示着精神振刷的樣子，說：

「苦什麼，一晚兩晚不睡覺俺熬得過呵。在這荒亂的年頭，說不定什麼時候日本鬼子會打來，那能光睡覺呢？」他把放在石階上一枝旱煙管拿起來，對

我們又說：「同志們，稍坐一回吧，歇歇，抽一袋煙。」

我們坐下了。

他盤坐在石階上，把大槍橫放在大腿上。從腰袋上解下煙口袋，裝上了一袋煙，把煙袋往我們面前一橫，他和藹地這樣說：

「同志們，來來，你們誰先抽。」

我們誰也沒有抽。於是，他就把煙管放到自己嘴裏，抽了幾口，他仰臉望了望天，慢吞吞地說：

「今晚間，天氣倒怪好的，不大冷。」

「同志，今年冬天，你們這裏下過幾次雪？」我問。

他瞪瞪眼，安靜地說：

「四次了。」

沉默了一回，他又說：

「多下幾次雪好哇，麥苗要被子蓋哩。你知道，『今年一尺雪，明年一斗麥。』」

我凝視着他，這樣問：

「同志，上年麥季收成好吧？」

他輕擺着腦袋，語氣低沉地說：

「都瞎光啦呵，還好啥呢！冬天沒下雪，來年春天又沒落雨，一棵一棵都乾壞啦！」

「過年麥季收成許會好？」女同志插上嘴說。

他笑了笑，喃喃地說：

「那誰敢說呢！俺們巴不得多收幾升……」臉子一沉，突地又：「可是，誰能保全誰等到過年呢，那時候，俺們這裏恐怕也要給日本鬼子佔去的。」

始終沒有說話的那兩位同志，一個站起來，像是安慰般地說：

「同志，只要你們不逃跑，日本鬼子是不敢來佔領這的……。」
我們和他握了握手，便朝着司令部那條街走去了。
突然，一種堅毅的歌聲，順風微微地飄送過來：

守土抗戰的朋友，

大眾的射擊手，

要知道現世界是黑暗的，

日本鬼子欺侮我們不能再忍受，

上起我們的刺刀來，

對準敵人的頭，

誓死不作亡國奴，

拼命的爭自由！

我回過頭去望了望。於是，我暗暗地在心裏想了：

——他是一個歌唱的新的射擊手。

歌聲

早晨。

灰濛濛的重濁的溼霧，遮蔽了天空，房舍，樹林，田野，和遠山。

在市街的廣場上，站滿了我們的同志，他們就要行進了，向被敵人佔領的清化、博愛一帶去襲擊。

近來，由於交通的阻塞，我們的給養已經感受到窮迫了。一天兩餐，差不多每一頓都是小米稀飯。有時，竟連小米稀飯都吃不到嘴裏去。我們在艱苦中熬煎着，又加上工作的繁重，間天奔走，勞碌，呵，大家黑瘦了。

老百姓常常幫助我們一點給養。他們三五個一羣的到司令部給我們送穀草，小米，綠豆，黑麵，紅蘿蔔，白菜。

石××將軍站在大門口外，他每次瞪着兩隻快樂的眼睛，看着我們，或是

用一隻手忽地在一個正在忙着的同志身上拍了一下，這樣安靜地說：

「我們不能光吃老百姓的，我們要去搶敵人的！」

看着圍繞在四週的老百姓們，石××將軍笑着這樣大聲地說：

「老鄉們，過幾天，我們要去搶敵人的給養，搶來，我們就還你們的，搶多還多，搶少還少。我們光吃你們的，心裏也怪不安的呵！」

農民們差不多是用同樣的語聲這樣說：

「嗯，司令，你這說啥話呀，還什麼搶來，就給同志們大家留着吃好啦，俺們不要。告訴你說，司令，你們住在俺這，不會挨餓的，有俺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

現在，石××將軍，決定要派一部份同志去襲擊清化、博愛。

他站在廣場的對面一個石階上。溼霧打着他的面孔，身子。冷風又不住地襲寒了他的週身。他胸前發着一層微白的霜光，他的下巴頰上的一簇黑鬍鬚，也變白了。他瞪着眼，拳有力地，在頭頂上揮擺着，他的嘴皮一抽抖一抽抖地在

張裂着，他的聲音粗獷地喊叫了：

「同志，我們要去襲擊！我們不把清化、博愛的敵人趕跑，我們不把敵人的槍彈、糧秣搶到手，我們是不要回來見老百姓的。我們要活！我們永遠要做一個自由的人……我們要襲擊！敵人所到的地方，我們都要去襲擊。」

一陣爆裂的聲音，像衝破了晨霧的重壓，從每一個同志的喉嚨裏跳出來了：

「我們要襲擊！」

「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

等到這些呼聲停止後，石××將軍笑着便跳下石階，他走到廣場上，他對每一個同志背脊上檢視了一遍，忽然，他發現了有幾個同志的風衣包綑得太大了，於是，他笑了，用着開玩笑似的口吻，這樣說：

「同志，你們有的人風衣包裹邊的東西太多，背着了不便當呢！這是去打敵人，你們搶到敵人的鎗怎麼背呢？」

好像誰是知道自己背的東西太多了，有的同志便這樣大聲說：

「報告司令，我搶到敵人的鎗，我就把自己的東西擲掉。」

石××將軍仰起臉來看了看那個對他說話的同志，於是，他又笑了，仍用着開玩笑似的口吻，這樣說：

「可是，你讓敵人追着逃跑也不便當呀！」

那位同志，把聲音更提高些，回答道：

「報告司令，我就是讓敵人打死也不逃跑呀！」

又跳上石階，石××將軍對大家看了一遍，說了：

「諸位同志，現在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唱完，你們就前進。」

歌聲，這自由的歌聲，鋼鐵的歌聲，集體的歌聲，像一支洪流，宏亮，粗壯，生動。

起著猶似千萬架機軸的撥動的大合奏了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

風吹著，這歌聲好像要被它吹送到祖國的喪失的土地上了。

我們的同志前進了。

在大家高呼的歡送的聲音裏，那長長的鐵蛇似的行列，踏著堅強的步子

漸漸地深入了濃霧的遠處。

然而，在一陣一陣清冷的風裏，我們遙遙地在喊：

「同志們，期待你們的勝利的凱旋。我們用歌聲歡迎你們。……」

在快樂中

濟源失守了。

深夜，友軍從那兒退下來，一團人開到紫陵。

我們同志和「抗日自衛總隊」的同志，到鎮外去歡迎他們，並且慰問他們。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鑼聲在大街上響著。

幾個青年農民，幾乎要裂破了喉嚨似的，一邊奔走，一邊向各家叫喊：

「咱們新同志來了，要慰勞他們呵，一家兩斤小米哪，快快送到自衛隊！」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鑼聲不斷地響著。喊聲又轉到另一條街上去了。

不一回光景，大街、小巷，發現了來來往往的男女老少，他們每個人的手裏，不是提著一隻小籃子，就是提著一個小布袋。他們到自衛隊去送小米。

在這裏，已經見不到老百姓，對友軍的兇蠻、粗暴、鬪爭和殺害了。他們像從

一個新的社會裏生長出來的，卻個個都懂得了一種真理。他們既知道了誰是真正的敵人，又知道了誰是真正的朋友。現在，他們都在準備著，準備著用自己的力量去襲擊那些來侵害他們的生存的日本鬼子。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牠跛跛顛顛地走到自衛隊大門口，把挎在胳膊上的一隻沈殿殿的蘿蔔簍子放在地上，她對跟在她身旁的一個六歲的孫女這樣說：

「小環，快去，你進屋去叫你張本福伯出來。」

張本福是「自衛隊」的隊長。小環跑進屋去把他叫出來了。

老太婆瞪了瞪她那發花的溼紅的眼睛，張開了她那脫落了牙齒的嘴，聲音啞啞抖抖地說：

「本福，你弟下鄉辦事去還沒回來，你弟妹又去住娘家，小米早吃完啦，穀子我也沒去碾，你看，我送來一簍子蘿蔔，行吧？」

張本福用手撫摸著小環的頭髮，他對老太婆笑了笑說：

「怎麼不行呢，他們也要吃菜呵。」

老太婆伸手指指蘿蔔簍子：

「那麼，你就把它挎進屋去吧，我不進去啦。」

「好的，好的，呵，你這大年紀還勞動你，你叫小環來跟我說，我去挎多好。」

「我能挎得動呵，你是一個忙人，那有工夫呢！」

說著，她回家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在市街的廣場上開了一個軍民聯歡大會。自衛隊的同志，友軍的同志，鄉下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擁擁擠擠地把廣場佔滿了。

紫陵，在快樂中，跳躍起來了。

最後的敬禮

濟源的敵人向紫陵移動了。

我們的偵探回來報告：在南邊二十里地的一個村莊發現了一百多個日本兵。

襲擊，去襲擊。

石××將軍率領著我們一部分同志，會同友軍，自衛隊，出發了。

紫陵的老年人，婦女，孩子們，都被我們送到山上去了。鎮裏所留下的是壯年農民，自衛隊，以及擔任職務的婦女們。

在遙遠的曠野的邊際，那將沈落下去的太陽，圓圓的，冷弱的，洒著死滅的光芒，殘照著無極的荒涼的樹林，丘嶺，野地，和那蒙蔽在破滅的陰影中的散落的村莊。

我們，這襲擊挺進隊，分三路向南搜索。

經過一個一個的村莊。太陽落了。黃昏展開了蒼芒的黑影。

忽而，月光從天邊爬上來了。大野，在寂靜中睡眠著。我們行進的脚步，輕鬆，

迅速，堅壯。

大家沒有言語。那常常在嘴邊所哼著的歌聲，這時，也靜止了。道路上是一些活的靈魂。然而沒有一點聲息。我們像一串黑影，靜悄悄地，在寒涼的月光下，蠕動著。

我心在跳著。兩隻眼睛用著所能達到的能力去探搜那遙遠的前方。我默地在警惕著自己了：

——堅強一點吧！偉大的鬪爭的勝利，都是要用血去換取呵！

我笑了。

剛剛走進一個村莊的北頭，我們停止了。

「有敵人，準備！」

輕輕說著，我們便分散開，向這村莊取著包圍的形勢。

轟轟！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炮響。機關鎗響。

於是，我們還擊了，並且猛衝地往裏進攻。

手溜彈，機關鎗，步鎗，轟鳴著，掃射著，襲擊著，這聲音，掩護了村莊，遮斷了街

巷。

在曠野，在村莊的週圍，在月夜的天空中，一片有力的密密的叫聲在震蕩

「衝呀！衝呀！」

「殺上前去呀！……」

我們衝進街裏了。

敵人在堡壘上，牆角邊，草園裏，向我們做著堅強的抗爭。但有一部分，衝到村外去，在企圖截斷我們的後路。卻和警戒在野地裏的我們的同志發生遭遇

戰了。

牆角，街巷，甚至每一個幽暗的處所，被強暴者的野性吞噬著，悲慘地流動著負傷的靈魂的遭劫。

村莊混亂了。男人，女人，老頭，小孩，奔跑著。無數的泣哭，呻吟，嘆息，以及死一般的淒慘的語聲，在夜風中抖動著，播送著。

恐怖。火燒起了。在朦朧的陰沈的景象裏，火的灰燼，浮漾著一股惡劣的氣息，無定向的吹散去了。

四週像是沈於黑暗。一片轟然的衝裂的巨響，在斑斑的烽火的明光中，以突暴的，勇猛的活力，向遙遠的天野，頑抗地飛捲著。

鎗響著，我們襲擊。

滿天的紅光。一陣痙攣在苦難的人們身上掠過去了。敵人的烏黑的鎗刺凌亂的在一堆人的頭頂上惡意的探視著。流血，呻吟，死。

聲音沒有停止，依然有鎗聲，炮聲，漫罵，囂騷，呻吟，叫喊……亂跑著的人羣越來越多，隨著那增強的囂騷愈加擴大了。

火燃燒著，無數的灼閃的火星立刻變做一條一條的金線了。弧形的，直長的，彎曲的，繼而猶如爆裂的火藥，猛地展拉成一捲一捲的朗耀的火把，和盛熾的強烈的燄苗，狂跳著，毫無愛憐地焚燬著這村莊的生命的骨髓。

忽然，從一條街巷裏跑出來一個自衛隊的同志，這人名叫陳常生。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個子長得並不高，但體格很魁偉。圓臉子，兩隻大眼睛，一張嘴往上撇著。他頭上纏著塊黑色的布巾。一套短小的藍色的粗布棉襖棉褲，緊緊地裹著他的身子。白布襪，厚底的黑布鞋。他肩上背著三枝大鎗，右手握著自己的大鎗，而左手卻提著三雙黃皮靴，他喘吁吁地伏到地上，用袖子擦著汗。

一個同志，回過頭去看了看他，輕聲地說：

「呵呵，搶來三枝鎗嗎？」

陳常生笑了笑，高興地說：

「不搶的是那來的？」把三雙皮靴用手一提，接著說：「打死三個家伙，不但搶了三枝鎗，你看，還把他們的皮靴也脫下來了。」

對面，一堵院牆里的鎗聲響得很緊密。我們跑向前去了。

這時，陳常生用腰帶把三雙皮靴細掛在腰間，他背著三枝鎗，兩手又握著一枝鎗，他一邊突擊著，一邊對靠在他身旁的幾個同志這樣說：

「走，咱們衝過院牆，去捉活的！」

不一回光景，院牆裏立刻掀起了一陣喊聲。在稀稀落落的鎗聲中，一種金屬質的互撞聲在劇烈地響著。

等到院落沈於寂靜，我們爬過去一看，在血泊裏躺臥著十個垂死的人，在這十個人之中，除了有七個是我們的敵人，然而，那三個：一個是陳常生，兩個是我們部隊的同志。

我走到陳常生跟前用手撫摸著他的臉，他的臉已經沾滿了血，他安靜地躺著，然而，他好像在抽動。我看了看他的肩，他的肩，除了原先那三枝鎗，現在卻又增加一枝。我把他壓在胸前低下的兩隻手拉出來，但我沒有拉動，原來，他一直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而他的一枝大鎗卻仍是牢牢地被握在兩隻手裏。我又看了看綑在他腰間的那三雙皮靴，卻已經被血浸濕了。

我流了幾滴淚，我哽咽著聲音，輕輕地說了：

「你完成了你的重大的任務，你的壯烈的犧牲，將在我們的記憶中永遠生長著！」

忽然，石××將軍在街上大聲嘶喊著：

「同志們，敵人向南潰逃了，我們去追擊……」

默默地看了看躺在我們面前的三位受難的同志，我們致著最後的敬禮，流著淚離開他們了。

我們跑向野外，我們向敵人追擊。

【作者】 略歷未詳。

【註解】 ①選自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十四號。

②紫陵，鎮名，在河南沁陽縣西北，隣近

山西。

錄在前頭

『山東所謂孔孟故里，禮義之邦，一切皆可商量，惟有對於女性之姦淫行爲，絕對不能忍受。曲阜爲孔子故居，日軍到曲阜後，卽有該縣巨紳吳廷玉、尹鳳山等出而組織維持會。吳爲過去道尹，尹爲前清統領，以至聖故鄉之巨紳，出面歡迎日軍，日軍亦素以尊崇孔教，欺騙民衆，宜乎應該講些禮節。日軍問吳尹等要若干牛，吳等照辦，要若干羊，吳等照辦，要若干糧食，吳等照辦，然後要二百女子，使吳等大感困難。然而此時迫於淫威，亦只好允設法雇用妓女，但吳等正在外焦頭爛額，雇用妓女，無所結果之後，回家一看，各自全家老少婦女皆爲敵軍所姦淫。敵軍正在縱慾，而吳

尹等已駭得面無人色，隨卽羞憤自盡。』——長江：川軍在山東前線。

時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五號以後的一個晚上。

地 山東曲阜城中。

人（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她是過去道尹，當時曲阜巨紳吳廷玉的妻，五十多歲。

媳——約二十七八歲。

女甲——十八九歲。

子——約三十歲。

日軍官松本。

老劉——吳家男僕。

妾——吳廷玉的姨太太，一個中年女人。

張三李四——維持會中的兩個夥計。

王媽——吳家女僕。

日軍官高橋。

日兵甲、乙、丙、丁、……

女乙——十二三歲，妾出。

吳廷玉。

景 吳廷玉的家裏。一間客廳，右後有通外面的門，左邊有通內室的門。陳設除一套紅木傢具，照例式放着外，前面兩邊尚有兩張新式沙發配着茶几放着；此外壁上掛着一些字畫和一隻鐘，桌上放着一些花瓶之類的東西。一隻鐵爐則裝在右邊。

幕 爐火正熊，母拿一串念珠坐在左角的一把沙發裏，默默地念着「阿彌陀佛。」媳和女甲則隨便坐在爐邊陪着她。她們手中各拿一份活計，但或許是因爲天黑的原故吧，卻並沒有在做。她們有時呆呆地想一會，有時又站起來望望外面，一種憂疑的緊張，雖光線甚微，也仍然可以在她們的一舉一動中看得出來。如此，啞場一會，母親始停住手中數着的念珠開口。

母（不安地）貞靜，你開開燈，看看幾點鐘了？

女甲 (站起去扭亮電燈，看鐘) 媽，五點多了。

母 五點多了？怎麼你爸爸他們還不回來呢？(變自語地) 他們不是出去大半天了嗎？

媳 (靠在沙發背上，閉着眼睛) 就不曉得有辦法沒有呢？

女甲 (坐回原位) 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恐怕很難吧。您瞧，他們昨天不是已經費了一天工夫，沒有結果嗎？今天到這時候又還沒回來——

媳 (睜開眼睛) 或許他們這麼許久沒回來，另外有什麼特別辦法也說不定。

母 (嘆口氣) 特別辦法！真沒想到會弄到這步田地的！

媳 說起這個來，其實爸爸也是太想不通了：自己這麼大年紀了，又不是少飯喫，還要來幹這一手，當——

母 (搶辯) 你是說你爸爸當漢奸？其實他又不是真的甘心去做囉。他不過

是想憑着他在地方上的地位，和鬼子他們敷衍敷衍，免得地方遭受糜爛罷了，誰曉得鬼子他們人面獸心，平日儘管喊尊孔敬聖，到這兒來之後，竟會這樣瞎做非爲，一點兒也沒有尊敬聖人的意思呢？

女甲（插進來）當然這也不能盡怪爸爸個人，我們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才是。我們早先不該不堅決主張走，你說是不是，嫂嫂？

媳（坐起來）可是爸爸他幹他的，一點兒也不讓我們知道，我們從那兒主張起呢？再說，在大汝口失守的時候，爸爸不是還對我們說，咱們的軍隊，準備在這兒與鬼子決一死戰嗎？誰又知道這話完全靠不住呢？我們完全在鼓裏邊蒙着，天天還以爲很安全，不要緊，又怎麼能夠堅決主張呢？

母 照你這麼說來，你爸爸簡直是早就決定不走的了？

媳（起勁的）怎麼不是您不見他老人家早幾天儘一個勁兒說咱們的軍隊擾民害良，軍紀不好嗎？我看，他老人家心裏一定早就有意歡迎鬼子他們

來了。

母（有點不高興）你不要這麼瞎說霸道的，（忽然覺得自己有了理由，又改過口吻）不過，咱們的軍隊不好，也是真的。成天地就只曉得見鎗要鎗，見錢要錢，也真叫人忍不下去，看不慣眼。

媳（站起來）不過鬼子軍這些東西，卻也不是什麼好的啦！您瞧，他們現在來了，整天價燒殺姦淫不算，還要貪得無厭地儘向爸爸他們要羊要牛，要米要糧的，纏過不清，現在竟索性明白地要起花姑娘來了！這——（坐下）

母 這就是想不到的呀！

女甲 其實也沒有什麼想不到，他們沒有到這兒來以前，報紙上不是就老早在宣傳他們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了嗎？

母（辯解地）但是誰知道那竟是真的呢？何況這兒還是聖地，鬼子他們又常常說是尊奉孔子的？

女媳 甲（無可奈何地）唉！

母（感慨地）其實，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還講它幹嗎呢？不是嗎？講也沒有什麼好處的。

女媳 甲（又是無可奈何的）唉！

（啞場一會，外面有敲門聲。）

聲（在後台）是，來了！

（開門聲，子上）媳爲其脫大衣，向內室下。

母 怎麼樣？這麼許久才回來，有辦法了沒？

子（怪鬱悶地）還沒有什麼大辦法。

（坐在媳讓出的那張沙發裏。）

（媳手端兩杯茶上。）

媳（送一杯茶給母）媽，喝茶。（轉到子面前，放茶茶几上。）那怎麼辦呢？（隨

便坐下。

子 我已交代張三和李四兩個人去辦了，大概等一下子就有結果了吧。

母 (喝茶) 那麼，你爸爸呢？

子 怎麼？爸爸還沒有回來嗎？那我就大曉得了。他先同我從家裏出去，說是

到維持會去找尹大人的。

女甲 其實去找他幹嗎呢？我看他是不會有什麼辦法的。

子 可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端茶喝)現在不去找他找誰呢？(稍停)唉！

這事情真是急死人！鬼子他們昨天已經給我們展了一天期了，今天如果再

辦不到，那麼，說不定他們也會使出什麼狠毒的手段來呢。他們的話已出來

了：「辦不到，對不起！」誰知道他們要怎麼樣的對不起呢？

母 (聽了子的話，不禁惶恐起來)那怎麼辦呢？難怪你爸爸先那時候在家，

急的那個樣子！

子 怎麼辦呢？（黯然）都只怪爸爸他先前做事太不想一想了。這事兒……
母 （煩躁地）得了吧，我的兒，你現在就莫「這事兒」！那事兒的怪人了好不？
不現在到底是怪人要緊，還是想辦法要緊啦？

子 這個誰不曉得是想辦法要緊？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好想呢？兩百個花姑娘，那兒去找？幫着鬼子去捉良家婦女嗎？不要說於心不忍，就是能忍這心，又那兒去捉呢？現在這時候，什麼地方還有個鬼花姑娘？鬼子他們來了幾天，四處糟蹋女人，姦淫殘殺，死的死，逃的逃，這地方除了我們這班被人叫做漢奸的，已經可說是沒有人了呢！您腳不出門，那兒曉得這些情形？唉！真是！

母 （惶惑地）那麼，難道雇用妓女也不行嗎？

子 雇用妓女行當然是行。（站起走到母面前）可是我的媽，你得有妓女雇用才行啦！咱們這地方，原本就不是什麼熱鬧地方，更加在這個時候，那兒一下子去找二百個妓女？她們也糟蹋的被糟蹋，逃的逃了呢！您以為鬼子他們

是好的？他們對任何人都都是殘暴虐待毒的呢！妓女她們也是人，怎麼經得起不是人的殘暴，不怕？所以現在就是要去找她們，也找不大到了。您不見我今天又去外面跑了一天腿嗎？結果怎麼樣呢？攏總不過找到了四十多個罷了！現在，我是把這件事交給張李兩人去辦了，可是我想，總也不會有什麼辦法吧。

女媳 甲（一直在靜聽着，一面在無心地做着手中的活計）那麼就完全沒有

辦法了？

子 嗯，差不多吧。（坐下在原位上。）

母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若是鬼子怪起我們來——

子 你是說他們要來欺侮我們？

母 是呀！

子 那或許不至於吧。

女甲（因記起報紙上敵人淫殺的紀載而恐怖）但是我們總得預防一着。

才行！你剛剛不是說辦不到，說不定鬼子也會使出什麼狠毒的手段來嗎？
媳 妹妹這話倒是對的。

子 （沉思了一會，安慰地）那麼，等爸爸回來商量商量，你們就到鄉下去住吧。媽，您看好不好？

母 好當然是好，不過就不曉得鄉下好住不好住呢。我想，自從你爸爸他們出面組織維持會以來，因為鬼子的要求，常常不免到鄉下去向人民需索糧餉，牲口，人民或許很恨我們吧。

子 這倒是個問題。（感到無辦法地）唉！都只怪我們自己先做錯了！

母 得了！得了！你瞧你又來了！

子 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外面門聲）

子 （站起，走到通外面的門口）老劉，去看看外面那個敲門。

聲 (在後台) 是來了!

(開門聲,接着是隱約而零碎的談話聲,一會,日軍官松本和老劉一齊上。大家站起,媳與女甲向內室下。)

松本 (傲慢地) 啊,吳先生(望望媳與女甲的後影,對母) 這是?

子 (拘謹地) 這是家母。(又轉對母) 媽,這是松本少佐。

母 (與松本爲禮) 請多坐一忽兒,我不陪。(向內室下。)

子 (目送母下,轉眼一看老劉站在門口。) 嚟,你站在這兒幹嗎?還不去拿煙

拿茶來!

老劉 (一進來就想向主人報告來客的橫蠻的,可是一看主人對待客人拘謹的情態,就中途把話咽了回去,呆住了。他從來不曾看見他的主人這樣輕易接待一個客人,當然,他更不曾看見過這麼一個不講禮的客人。這時他聽到了主人的吩咐,方始住了呆態,連忙賠笑地應着) 是!是!(下。)

子 松本少佐，請坐。

松本 不要客氣。（坐進一隻沙發裏，傲慢地向四處看着。）

（老劉以盤持茶煙上。）

老劉 （放茶在茶几上）先生，喝茶。（又打開香煙罐蓋取一隻煙遞上）先生煙（擦火柴爲松本點着。）（向外下。）

子 （坐進另一沙發裏）松本少佐，到寒舍來有何貴幹？

松本 沒事也不敢相吵。

子 那裏話，那裏話。

松本 （忽然想起似的）令尊不在家？

子 他上午就出去的。您沒會着他嗎？

松本 沒有。他到那兒去了？

子 他到維持會去了吧。

松本 到維持會去了嗎？

子 (囁嚅地) 大概是爲着貴軍要求的那件事吧。

松本 (直捷地) 我現在就是爲着這件事來的。你們已經辦好了嗎？

子 (困惑地) 現在還沒有什麼大的辦法呢。

松本 (微怒) 怎麼又是沒有什麼大的辦法？你們對皇軍的命令總是不肯

爽氣地去辦！從前幾次——

子 (震懾地) 貴軍從前幾次的要求，我們不是都如—— 噫，如命(「命」

字很輕) 照辦了嗎？這次——

松本 (緊上一句) 這次怎麼不照辦了？是不是？

子 (辯解地) 那當然不敢。(「敢」字很低) 貴軍的要求，我們總是盡力去辦的。不過，少佐，這次您總得稍微多諒解點才好！

松本 (本已微笑，聽到這話又扳起臉來) 諒解點？諒解點什麼？收回我們的

命令嗎？再改變我們的期限嗎？我告訴你，吳先生！你們也不要太壞了才好！
（奸笑）我們皇軍待你們已夠好了。你看，（把嘴向內室嚙一嚙）你們家裏這些花姑娘，我們不是完全沒有來動一動嗎？

子（覺得自己受了侮辱）你……

松本（站起，搶白）我不同你辯，你也不要多說。我告訴你，你只要記得一句話就得了：今晚七點鐘。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展期了。（轉過身去，下）

子（氣得發呆，只來來往往地急走着，一面把拳頭擊在掌心，表示他心頭的忿怒）唉！唉！……媽的！

（母與媳、妾、女甲上。）

母（見子氣的那個樣子，憂疑地）他怎麼說？

子（氣忿地揮着拳）他媽的！別說了！唉！唉！

媳（關切地）你瞧你！

子 (睜視着媳) 瞧我怎麼? (萎身在一把椅子裏) 唉! 就是你們, 若是沒有

你們, ——

母等 沒有我們怎麼?

——你這是怎麼說?

子 (平靜了點) 你們坐下再說吧。

(母等各坐下) 現在的事很急了!

(衆人面現驚疑, 屏息傾聽) 那傢伙剛才才是來催我們的。他說……

母等 (忍不住地) 他說什麼來着?

子 他說今晚七點鐘——

母 (明白了) 七點鐘那怎麼行?

妾 (看鐘, 同時地) 現在已經六點多了!

女甲 (惶恐地) 那怎麼辦? (注視子) 張三他們——

子（埋怨地）真是，你不提起，我倒忘了。這兩個傢伙，怎麼還沒有回信來？

不是——（外面門響，但大家顯然並沒注意到。）

母 他們兩個人平日辦事倒好像很能幹的呢……

子 就是囉。不知這次——

（老劉上。）

老劉 少爺，外面——

子（不耐地）是張三他們來了？快去叫他們進來！

老劉 是……（下。）

子（對母）他們現在是來了。不過我就擔心沒有辦法呢。

（張三李四上。）

李張（對母鞠躬）老太太（轉對子）少爺！

子母（性急地）怎麼樣？有辦法沒？

張 (苦笑,搖頭) 我們真想遍了法子!

子 (站起追問地) 沒有辦法?

李 咱們什麼地方都走到了!

子 (焦急地) 一點兒也沒有辦法?

李張 咱們實在,呢,咱們奉到您的命令以後;就到各處去找,可是什麼地方都空

了,一直到這當兒——

母 (插白) 怎麼找到了多少?

李 (苦笑) 沒有多少,老太太,就只十來個罷了!

子 只十來個?

李 噫,有一半還是良家婦女呢。

女媳 甲 (一直在出神靜聽着,聽到這裏,不禁有動於中,重複地) 良家婦女?

張 是的,少奶,是良家婦女。我們沒有辦法啦。

子 (垂頭喪氣倒退到原位裏坐下) 好你們去吧

張 (欲行又止地) 可是少爺……

子 (昂起頭) 怎麼……

張 咱們剛才來的時候——

子 (情緒緊張地) 來的時候? 怎麼?

張 咱們剛才來的時候, 經過尹老爺門前, 正好看見幾個鬼子手裏拿着鎗跑進去!

母等 (驚惶地) 什麼? 鬼子拿鎗到尹老爺家裏去?

李張 正是!

子 (站起來) 你看見他們做什麼嗎?

李 那倒沒有看見。咱們不敢去看。鬼子他們您是知道的——

子 (搶白) 是! 我知道了! (轉對母等) 媽! 這事情有點兒不對勁! 我看……

(望着張李)

張 您是想把老太太她們躲一躲不是？我們剛才來的時候，也商量過了。我們以為老太太和少奶奶她們也是暫時躲一躲好（稍停）本來，這是我們過慮也說不定。不過，老爺和少爺平常很肯看顧我們——

子（截斷張的話）！是你們的想頭不錯！我也正是這個意思，不過，呃，不過——
李（告奮勇地）不過您就怕沒有好地方躲，是不是？好，這個由我去想法子吧。

子（感激地）真難得你們肯這樣盡心。好，那麼你們就快去吧。事不宜遲！
李張 好，那麼我們先去了，回頭再來接老太太她們。（鞠躬下。）

子（對母等）媽——

母（遲疑地）你爸爸還沒有回來！

子（煩躁地）等不得他了。快去吧！把錢什麼緊要用的，整理整理——

媳 她老人家就不動吧，整理的事情由我們去幹也得的。

子 好，那你們就去罷！越快越好！

（媳等下，場上只剩母與子兩人）

母 你爸爸還沒回來，我們就走——

子 （不耐地）不要緊的。我留在家裏，他回來我可以告訴他的。（坐在一張

沙發裏。）

母 那末，走總沒有問題罷？

子 我想，在這時，靠着維持會的名義，大概總不會有問題罷。

母 （噲嚇地）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子 （厭煩地）噯！這個我剛剛不是已經交給張三他們去辦了嗎？

母 （自語地）唉！我活到這麼大的年紀了，就沒有受過這種苦，着過這種急！

唉！這究竟是什麼世界啊！真是前世造了孽，這世來受活磨！不然的話，怎麼這

樣大冷天，深夜還要逃難呢？（連聲嘆氣。）

（王媽上。）

王媽 老太太，少奶奶問您那件狐皮袍子要不要穿？她說：等會兒出外要冷的。

母 （斜睨一眼）不要穿！

王媽 是！（向內室下。）

母 （自語地）真是見鬼！到外邊兒冷？我才不冷呢。我這時真連汗也急出來了！

子 （勉強安慰地）媽，您少心裏煩點罷。事到如今，急煩，有什麼用呢？

母 （咕嚕地）有什麼用？你就曉得說這種話，也不替人家想想。

子 （無可奈何地對母看看，站起來踱着方步，一會向內室下。）

（外面門響。）

母 （疑異地）未必張三他們就弄好了？

（日軍官領日兵甲乙丙丁上，均全幅武裝，老劉繼上。）

母（驚恐地站了起來）各位是？

日官 我們是大日本皇軍，來問你們要花姑娘的。

老劉（看情勢不對，急由內室下。）

母 就是松本——

日官 正是松本副隊長的部下，你們已辦好了沒？

（王媽提箱子上，一眼看見日兵等，急退回，可是已被日兵看見。）

日兵丙（上去拖王媽出來）放下「巴格」！（子匆上，王媽丟下箱子向內室下。）

子（憂急地）啊！原來是高橋大尉！（強笑）請坐吧！

日官（惡意地笑）不要客氣，吳先生，我們是奉命來要花姑娘的。想必你們已辦好了吧？

子 (窘困地) 對不起得很, 家父還沒有回來。

日官 我知道。可是他好像已經躲起來, 不肯見我們的面了。

子 (更窘困地) 真的嗎?

日官 (好像沒注意到對方的窘態) 所以, 我們現在只好到府上來叨擾了!

(奸笑。)

母 (勉強壯起膽) 不過, 我們現在一下子找不到, 也是沒有辦法呀!

日官 (扳起面孔) 找不到沒有辦法? 可是你們是不是已預備了別的辦法?

子 (卑恭地) 眼前還沒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官長, 不過, 不曉得可不可以再

展展期?

日官 (嚴厲地) 再展期? 我就怕展一百個期也沒有用呢。你以為我們不知

道: 你們這些傢伙就專門不真實! 真是天生的亡國奴! 不識擡舉!

子 (忍着心裏的火) 不過, 眼前總沒有辦法啦!

日官（進逼一步，冷冷地）還是沒有辦法？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子（退後一步，心裏的火卻不禁冒了出來）當然是真的！

日官（重複地）真的？！那麼你們現在在幹嗎？

子（強硬地）這個你好像管不着！

（忽然想起「好漢不喫眼前虧」不禁又軟了下來）大尉——

日官（不等對方說完）管不着？我倒要來管管看（回顧日兵）去打開那

隻箱子！

日兵甲（走上去）是（動手）

母（急奔過去）不——

日兵甲（推母）去老母猪！

子（急趨扶母）媽，你——（轉對日官）我說，大尉——

日官（回顧其他日兵）到裏面去檢查——

日兵乙丙丁 是！（提脚欲進內室。）

子（急起以身遮門）不能！你們！

日官（趨上打子一耳光）去！你的！

衆日兵（狂笑）哈哈……

子（忿怒地）你！（回打日官一下。）

日官（大怒）喝！你倒……（拔手鎗在手。）（媳與女甲衝上，媳逕奔子，女

甲則奔母。）

日官（按鎗）喝！好花姑娘！（對日兵）去！裏面去看！

衆日兵 是！（一齊衝入內室）（下。）

（內室有哭吵聲。）

子（忿怒地看着日官，欲隨衆日兵入。）

日官（以身遮門，舉鎗在手）你敢！

子 (略懾退,可是馬上忿怒又使他衝了上去)我和你拼了吧!

媳母 (一同奔上去,拖住子)你,你不能!

(日兵們拖妾和女乙,王媽,老劉上,女乙嚇得大哭。)

衆日兵 報告,裏面箱櫥都打開的,他們明明在收拾行李!

日官 (兇狠地)你們收拾行李!哈!我一進來就估着你們在預備走了!哼!你們對我們皇軍吩咐的正經事不幹,倒預備逃好!現在你們逃吧!(專對子)吳先生!費你的心,把她們的褲子脫一脫吧。

子 (感到無可幸免,大怒)禽獸!(掙脫母與媳的手,衝上去)我同你拼!你這禽獸!

日官 (鎮靜地)站住!你不要命了?

子 (拾起一把椅子,作欲投勢)媽的!……

日官 (急開鎗)去!你媽的!(子倒地。)

媳母等 (哀叫) 嚶呀! (爭趨子)

子 (掙扎着, 血從胸口出) 鬼子! ……禽獸! …… (聲漸微弱, 終於停止)

媳母 (號哭) 嚶呀! ……

日官 (指老劉, 對日兵) 推他出來!

老劉 (站出, 跪在地上哀求) 老爺! 饒了我的命吧! 我是工人啦! 我! ……

日官 (對老劉開鎗) 工! 巴格馬鹿! (老劉倒地, 血從腹部流出) (回顧日

兵們) 拉她們進裏面去! (指女甲) 當心這個! 替我留着!

衆日兵 (大笑) 哈哈! 哈哈! (擁母媳等向內室下)

日官 (插上手鎗, 獐笑) 嘿! 他以為他是維持會的, 我不敢, 哼! …… (向內室

下)

(舞臺空虛, 但聞粗暴的笑謔聲及悽慘的哭號聲, 自內一陣陣地傳出)

(一會, 吳廷玉自外上)

吳（驚疑地審視着地上的屍體）怎麼了……怎麼了……（聽見內室的聲音，急奔入，但不久又倒退出，張口結舌，好久才「呀」的一聲昏倒在地上。）
（日兵丙自內室上。）

日兵丙（奸笑）我當是什麼響？原來是老頭兒回來了！（回頭向內室）報告大尉，老頭兒回來了。

（日官和日兵乙丁上。）

日官（指吳，向日兵）扶他起來！

吳（漸甦）啊呀！

日官（走向吳面前）吳老先生。

吳（睜視日官，突然大怒）你！你……（衝前）你！

日官（惡笑）吳老先生，安靜點兒吧。（拔鎗在手中揚一揚）它是不講情面的！

吳 (退一步，傷痛地) 啊！真想不到…… (哭了起來) 真想不到你們會這樣地對待我！好！你們索性連我也殺了罷！我……我……我自問對你們……啊！真沒想到你們……你們「恩將仇報」

日官同兵 (大笑) 哈……哈……

吳 (痛苦地) 好！你們笑……好！你們殺了我吧！——(期待地) 怎麼？你們不動手……好！高橋！你借你那手鎗給我吧……我……我自己來……(慟哭)

日官 (有趣地看着，笑) 對不起，吳老先生，我的鎗……

吳 (勉強鎮住自己) 你怕……不要緊的！我去面對着那邊牆壁，(指右邊牆) 你……你們那幾位，可以在後面用鎗對着……嗯……對着我的背。

日官 (更有趣地笑) 好，那麼你去面对着牆吧！

吳 (忍着哭聲，走去面对着牆壁，向後伸出手) 好，你給我吧！……

日官 (忍不住笑了出來) 好！給你！(遞鎗給吳，同時以目看日兵們，日兵們

吳（接鎗）我現在是要死了！（大慟）不過……不過，我要告訴你……你們記着我雖然上了你們的當，可是這對於別的人，我們（堅決地）是我們的同胞，卻是一個絕大的教訓！你們記住吧！我死之後，你們的惡貫也就要滿了！你們一定要受到他們一致的深恨！堅強地抵抗的。——（開槍自擊頭部，身體應聲倒地）教……訓！（幕急下）

【作者】 略歷未詳。

【註解】 ①選自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七號。